不要脸的改了严歌苓老师的《妈阁是座城》作为自己的标题，我实在取名废。

Episode 0

张启山端着杯伏特加，靠在大厅角落的柱子上，盯着一个穿黑色中山装，在佳丽之间游刃有余的年轻人，轻轻按了一下塞在耳朵里的内置耳机。

“少博，仁鹏，把门把好，我们要收网了。”

说完，他迈开腿，不差分毫地朝那个中山仔站的方向走过去，拨开途中围上来的莺莺燕燕，捏住青年的手腕，将他扯出人群，冲着厕所走去。年轻人虽吃痛，但在这大佬遍地的宴会上不好闹事，于是脸上仍挂着灿笑，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大叔，我不约炮的。”

张启山回头看了一眼年轻人干净清秀的脸，毫不留情地捏住他的肩膀，手指往里按，手掌往外推，肩关节嘎嘣一声脱了臼。年轻人疼得牙齿咬得格格响，却抿紧嘴不开口，伸出长腿绊住张启山的脚腕，使着巧劲想勾倒面前这个稳如泰山的男人。张启山被他勾得一晃，叹了一声敬酒不吃吃罚酒，扭腰揪起他的衣领将他提到自己面前，曲起膝盖顶中了他的小腹，将他踹到了储物间里，自己也侧身滑了进去。

他将小臂横在年轻人的喉咙上，逼他抬头看着自己。

“齐珩，你还想跑到哪里去？”

后背抵在隔板上的齐珩一僵，知道当下自己是无处可藏了，眯眯眼，挑衅地看向张启山：“你一个散打冠军，抓住我一个诈骗犯很有成就感吗？”

张启山被齐珩问得一愣，一时间竟回不上话来，手上也有些松懈。喉咙得到释放的齐珩凑近了张启山，皱着眉数着张启山鬓间的点点银白，靠近张启山耳边抱怨。

“都坐上了警督的位置，还凑什么外勤的热闹？”

说着趁张启山晃神的空当儿，也抬起膝盖顶中了对方的小腹，本想依样画葫芦也踹开张启山，却因为力气不够只是将他推开了几步，只好扬起没有脱臼的左手，一肘子怼在张启山的左脸上，从他手臂下的空隙挤了出去，从窗户跳了下去，脸上是小狐狸一般得逞的笑。

“我说过，我不约炮的。”

张启山无奈地摇头，抹了抹唇角的血，满意地听见从楼下传来的大声咒骂。

他从狭小的窗户里探出半个身子，看见齐珩被拧着胳膊扣上了手铐，一张痛得惨白的俊脸扬起来，乌溜溜的眼珠子愤愤盯着自己。

“他妈的张启山！我日你！你算计我！操！轻点啊警官……我手给你们警督拧脱臼了！”

齐珩坐在审讯室里，把玩着自己面前的魔方，刚被接回来的肩关节还隐隐作痛，他瘫在座椅上，懒洋洋地问对面亲自审讯的张启山。

“张大警督，你废了这么大劲捉我一个小小的诈骗犯，值吗？”

张启山挑了挑眉毛，把手里的一沓资料扔到齐珩怀里。

“你搞诈骗跟环游世界似的，光假身份就有好几十个，你可不要妄自菲薄啊！”

齐珩瘪瘪嘴，无辜地看向张启山，“这些东西随便找家印刷店都可以印出来，你们自己抓不到犯人，硬把罪名往我头上套，我去起诉你们哦！”

齐珩说完，趴伏在桌子上，手铐撞得咣当响，他自顾自将头埋在手臂里不理人。张启山见状笑笑，拍了拍齐珩的肩，“你信不信是你自己的事，你要真去起诉那最好，还免了我们的传票，只是别到时候被判到松岛监狱里，捂着屁股哭。”

趴着不作声的齐珩明显震了一下，但还是不应话。

张启山接着说，“大家都说你算得准，每次逃跑都掐着最好的时机，其实是你搞数据的朋友给你点的百分点，你长于分析，只是挑了其中最合适的组合罢了；还有你每次都开的不同车牌的车……”

“闭嘴！”齐珩猛地抬头，气得眼圈泛红，“我以为你张启山是正人君子，到头来还是用朋友威胁别人的瘪三！你不就是想抓我吗？查他们干什么？！”

张启山隐秘地笑笑，不动声色地按住齐珩刚刚接回来的肩关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你干这行的不是最清楚？”

齐珩白着脸，低声问张启山，“你到底想干什么？”

张启山拍拍面前年轻人的脑袋，好似哄孩子一般贴到他耳边轻轻说，“送你进监狱咯。”

张启山的低语好似游进齐珩心中的毒蛇，他知道自己的罪行该去什么地方，他也知道松岛监狱里是个什么样子。他握紧拳头，颤抖着声音问张启山，“能不能有其他的处理办法？”

张启山觉得可笑，以前诈骗玩得欢，现在被抓住了居然怕成这个样子？

“你跨国诈骗、盗窃，没被枪毙就不错了，能在松岛呆着还不满意？”

说着转身就要离开。

“张警督，”齐珩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清朗声音在他背后响起来，里头包含着恐惧和妥协，“我只是想过得干净些……求你了，张警督！”

张启山顿住了，他突然想起了自己刚上任去松岛巡查的时候，看到的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缩在房间角落，身上青青紫紫，双眼空洞。他虽不忍，但监狱里总是这样的，弱肉强食，总要让人有发泄的地方。

现下齐珩清清脆脆的声音敲在他心口，逼得他忍不住回头，唇红齿白的青年眼里满是哀求，他不能想象这张曾笑得恣意张狂的脸被按进肮脏的枕头棉被里的样子。他收回目光，轻叹一声。

“我…..尽量吧。”

“谢谢。”

皮鞋踏在水泥地上哒哒作响，齐珩蜷起身子，把头埋在膝盖里。

审讯室里没有挂钟，齐珩坐在坐垫破烂的靠椅上，一只手撑着脸，木木地盯着单向玻璃，心里一个数一个数地数着时间。

他不知道单向玻璃另一头的张启山是否因为自己的恳求软了心，或者他现在正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落井下石，撺掇局长给自己一个死刑。

反正自己死有余辜。

他嘴里发苦，但心里还是抱着点小希望。

跟张启山斗了这么久，他应该不是个坏人吧。

齐珩正想着，张启山就推门进来了，头发凌乱，嘴唇起皮，眉头锁得死死的，想来是跟不止一个领导交涉过，眼袋那么大，估计也是一晚没睡。齐珩看着张启山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突然心中一暖，没控制住自己表情笑了出来。

“张警督为了我，给人潜了啊？”

张启山瞟了他一眼，也没心思跟他逗趣，一手撑在齐珩面前的铁皮桌子上，提起他的领子，“我帮你争取了。上面同意了。”

齐珩闻言，更是收不住脸上的笑，也不管两人当下的尴尬姿势，赞许地拍了拍张启山的胳膊。

“张警督很可以嘛！这回算我欠你人情！”

“你先别急着开心，上头给了条件，”张启山松开了齐珩的衣领，把手里攥的一大把罪案资料丢进齐珩怀里，“你给我把这些认了。”

“卧槽，你们也太黑了吧？”齐珩一边骂一边翻看资料，里头很多都是悬案，看得他不知不觉皱起了眉， “这里面很多都不是我做的啊，你们怎么往我头上扣屎盆子——”

“还有，”张启山严厉地打断了齐珩的话，指着他的鼻子一字一句地说，“你给我当顾问，将功补过，五个人换一年刑期！”

“什么玩意儿？！”齐珩瞪大了眼睛，“五个人才一年，我不是要给你们做苦力做到死？！”

“没事的，”张启山皮笑肉不笑，“凭你的才华，半辈子就可以了。”

说完拉过齐珩的手腕，解开了手铐，往上头扣了一个银制的手镯，晃了晃手里的遥控按钮，“你要是敢拿下来，我就让你炸开花。局里说你跟我住，今天休息一天，明天早上7点准时到警局，明白？”

“啊？张警督，我以前是个自由职业者诶！能不能9点到啊？”

齐珩苦着脸屁颠屁颠跟在张启山后头。

“不行。”

“八点半？”

“不行。”

“八点！不能更早了！张叔叔，求你啦！”

“给我闭嘴！”

Episode 1

“哎呀，二月红就是二月红，连连锁酒店都开得与众不同！”齐珩抻了个懒腰，给前台出示了自己的房卡，走进了酒店后区的娱乐场，找了个安静些的吧台坐了下来，点了杯鸡尾酒，啜饮一口，舒爽地长舒一口气。

“唉，我都多久没过过这种资本主义的日子了。”

张启山这个中年大叔，一天到晚摆着副死人脸，难怪奔四了还找不到女友。齐珩眼前浮现出张启山每天对自己三令五申“这不行，那也不行”的脸，翻了个白眼，翘着二郎腿在人群之中搜寻着目标。

难得假期，不尽兴就可惜了。

酒吧角落的包厢里探出了一个脑袋，朝门口吹了声口哨，一个妆容艳丽，眉眼间万种风情的女人就扭着屁股朝包厢走去，一闪身就不见了。

嘿嘿，有意思。

齐珩揉揉鼻子，嗅见了混杂在酒气烟气里淡淡的k粉味道，笑眯了眼。

二月红向来不许自己酒店里出现毒品，这回却让自己撞见他手下的鸡跟着客人吸毒，这事情要是买给二月红，又有一笔小收入了。

齐珩眼珠子咕噜一转，扯下了系得整整齐齐的领带丢在吧台上，松开了衬衫的三颗扣子，揉乱头发，拍红了脸颊，装作一副酒醉的样子晃晃悠悠朝那个包厢走去。走到门口，刚想打开门，果然被守在门口的保镖拦住了。

“诶，你干什么？”

齐珩露出了个傻乎乎的笑，大着舌头磕磕绊绊颠三倒四跟保镖解释起来，一双手还不安分地在保镖身上捏来捏去，膝盖轻轻蹭着他的下体。

“你让我进去……下次我让你免费咯！“

色迷心窍的保镖握住齐珩的手腕，把嘴凑到他脸边偷了个香，往门边挪了一下，给齐珩让出了条路，末了还在他屁股上充满色情意味地摸了一把。

迅速闪进包厢，反手锁上门的齐珩嫌弃地用袖子擦擦沾了口水的脸颊，矮身躲在角落的花坛背后，窥视着包厢里的一举一动。衣着暴露的男男女女挤在一张大床上，各自挑了喜欢的位置，轮流接过装着不通颜色液体的注射器，咬紧了橡皮筋慢慢将液体推进自己的静脉里。

包厢里点燃了香薰，一股迷幻的气味在狭小的包厢里弥漫开来，齐珩只觉得肺里的空气越来越少，好像有人用力挤压自己的太阳穴，胃里翻江倒海直想吐。

他重重喘息两声，再抬头看那些娼妓，发现他们在大床上扭成了一团，空气里都是暧昧的呻吟。

卧槽，这么辣眼睛。

齐珩掏出手机打开录像，刚刚聚焦就听见那些娼妓一哄而散，尖叫声四起，床上留了两个浑身抽搐，被自己的呕吐物塞住呼吸道而窒息的女人。慌乱间不知谁踢中了齐珩的手臂，手机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他自己也因吃痛而靠在了墙上。

妈的，这回玩大了。

齐珩撑着墙壁，颤颤巍巍站起来，想往门边挪。却不想被自己锁上的门突然给人踹开了，黑洞洞的枪口抵住了他的眉心，二月红从一群黑衣人里踱了出来，手里握着他摔在地上的手机，皱着眉头捏住他的下巴强迫他以正脸示人。

“我没有收过你。”

二月红看着他的脸轻轻说，手上不停，给软成一滩泥的齐珩搜了个身，发现了他手腕上的二响环，愣了一下，朝保镖做了个手势，接过保镖递上来的手机，拨通了张启山的电话。

“佛爷，你养的狐狸出事了。”

张启山和二月红通完电话，气得青筋都爆出来了。

妈的，上班的时候天天搞事就算了，给他放个假还要到二月红的酒店里作妖！什么事情都要往上凑，这回连涉毒的命案都碰上了，下次还不把自己的命也赔进去？！

这毒品吸食过量致死的事情本来是缉毒队的事，这下子扣到了他头上，这派经侦队也不妥，派刑侦队也不妥，只好他自己带几个警员亲自处理。

张启山匆匆赶到现场，二月红已经把晕晕乎乎的齐珩安排到了一间干净的包厢里，嗑高了的齐珩一脸傻笑，逮着个人就不停放电。张启山翻了个白眼，上去托住他的腰，在腰后塞了个枕头，让他靠得舒服些。可齐珩这软绵绵直往自己身上黏的样子让他气不打一处来，按着他的肩膀就把他压回床上。

“你吸毒了？”

迷糊的齐珩眨巴眨巴眼，摇摇头。

“胡……说，我洁身自好着呢！”

都high成这样了，还洁身自好？！

张启山真想抽他丫一大耳刮子。

一直站在房门口的二月红看着这两人微妙的氛围，忍不住笑出了声，“佛爷，他刚刚呆的包厢里有人烧了k粉，他不小心吸了一点，估计以前没吸过，就成了这样。”

张启山闻言回头，锐利的目光盯着二月红，“你不是从来不涉毒的？”

“是，”二月红收了笑，沉重地点点头，“这就是我为什么叫你亲自来。我从来没有进过这批毒品，可是我现在发现，我收下的姑娘公子们都或多或少染上了毒瘾。”

张启山安抚着不停扭动的齐珩，脸上挂着轻蔑的笑看着二月红，“你一个拉皮条的，还想手下人多干净？”

二月红很严肃地摇了摇手指，坐在床边的靠椅上，“我是个正经拉皮条的，不搞毒品的。”

二月红对手下人管教严厉张启山也是知道的，二月红的父亲就是因为吸毒后神智不清，将他母亲打到半身不遂坐了一辈子牢，他不可能容忍手下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随意贩卖使用毒品。

“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帮你清理门户？”

“不，”二月红摇摇头，“我跟你认识这么多年，你走的什么路我明白。但在这件事情上，你我目标相同，你也不想看到这么多毒品流入黑市吧？”

张启山点点头，又摇摇头，“你的生意有什么问题，你自己知道。我手上一点信息都没有，办不成事。”

包厢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只有齐珩嘟囔着说的胡话。张启山握着齐珩的手，一动不动地盯着二月红。

良久，二月红妥协似的叹了口气，招呼手下把资料递到张启山。

“不瞒你说，两个星期前我在一家皮包公司接手了一批货物，”他示意张启山翻开中间的图册，“我也亲自查过货了，是干净的，不过是一些不便过海关的化学药品，对方出价又高，我就答应了。

“这家皮包公司的幕后我也查过，是一家外企，跨国制药公司，老板是个美国人，也没什么污点，对方要求也简单，只要把货物摆在他们约定好的包厢，不需要我这边动用一点人力，这天上掉馅饼，谁还不拣啊——”

“等等，”张启山扬手打断了二月红的话，目光炯炯，“你不是这种贪小便宜的人，他们到底给了你什么条件？”

二月红被张启山问得一愣，低头苦笑一声，“还是瞒不过你。”

“丫头的抑郁症，你是知道的对吧？我找了很多医生，也试了很多药，没有一种管用。但是我在和那家皮包公司协商的时候，他们说自己已经研发出了新型药物，效果很好，只要我合作接货，就给丫头试用。我就想着，万一这新药真能救丫头呢？左右不过一批化学药品……”

张启山听完这话，恨不得撬开二月红的脑袋看看里头是不是一片海洋，觉得爱情真使人盲目。

“单件的药品无关紧要，要是按比例混合炼制，不就成了毒品了吗？！你脑壳被门夹了？！”

张启山给二月红甩下了句话，怒气冲冲地抱起齐珩踹门而出，“你这么明白的一个人，怎么就甘心让人骗呢？！”

二月红直愣愣地站在原地，捏着手里那管淡粉色的药液，不住地摩挲，低头叹息。

“你怎么懂啊……万一呢……”

当天晚上齐珩就高烧39度，把自己裹在三层鸭绒被里，一边喊冷一边流冷汗。

张启山不在家，局里开会，只留了侄子张日山看家，小侄子一遍一遍帮齐珩换掉额头上的毛巾，拧出来的水都是温的。

齐珩躺在床上浑身发抖，脑袋好像一盅烧的滚烫的高汤，热气不停顶着脑壳，疼得他不住流眼泪；身体虽然冷，却好似在火上烤软了的奶糖，软塌塌一滩水一样陷在软绵绵的床垫里。

他攥紧了被面，嘴里含含糊糊地说着胡话，喉咙里又给痰堵着，哼哼唧唧说不清话，只隐隐约约听到“妈”“爸”“不要”几个字眼，胡话说着说着又自顾自哭了起来。

小侄子急得团团转，给叔叔打电话是关机，可齐珩是撑不下去了。他没办法，解开齐珩手机的锁屏，死马当活马医似的胡乱打了通讯录上第一个电话。

铃声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来，电话那头是个年轻男人不耐烦的声音，“你他妈又有什么事？”

张日山吓了一跳，以为自己打给了齐珩的仇家，抖着声音问对方，“你是齐哥哥的朋友吗？”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齐珩出柜了？”

张日山松了口气，看来应该是朋友了，他哭笑不得地对对方说，“这位大哥，齐哥哥现在发高烧，我一个人搬不动他，你能过来帮我一下吗？”

话音刚落，对面就传来骂骂咧咧的声音，还有闹腾衣柜收拾背包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对面的男人问他，“你家在哪儿？”

陈皮觉得自己有个齐珩这样的朋友一定是上辈子造了孽，都已经从良了居然还深夜找小男生打电话给自己，原因居然是发高烧要死了。

妈的，一起混了这么多年，也没见他这么金贵过。

陈皮打了个的到了张启山家，发现照顾齐珩的是一个俊俏的高中男生，他一边往背包里收拾一些必用品，一边指挥陈皮把齐珩背在背上，顺便还介绍了自己。

“陈皮大哥，我叫张日山，是我叔叔的侄子。”

陈皮一听这介绍翻了个白眼，明白自己又遇见个缺心眼的，“你怎么知道我叫陈皮？你叔叔谁啊？”

张日山把门一锁，招手叫了辆出租车，“我拿齐珩哥手机随便拨的号，我叔叔是张启山啊，你应该认识吧？”

认识你妈！陈皮差点脚一滑从车里滚下去，我他妈居然跟张警督的侄子深夜会面，我会不会被张警督收监？但贼车都上了，送佛送到西，先把这个一只脚踩进棺材的齐珩送到医院急救，找个借口中途跑掉好了。

结果一到医院，给的哥付钱的不是张日山，而是在寒风里等了十几分钟的张警督。陈皮戳戳张侄子，“你叔叔怎么来了？”

张侄子一脸看智障的表情看他，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我给我叔发短信了啊！”

妈的。这回溜也溜不掉了。陈皮心中叫苦不迭，只能尽量低头，别让专注于齐珩的病情的张警督认出自己。

“陈皮，你怎么在这里？”

陈皮浑身一个激灵，转过头一脸讪笑，“你侄子找我过来的。”

张启山用询问的眼神看了一眼张日山，小侄子马上心领神会地说，“我一个人搬不动齐哥哥，就找了他。”

“哦，”张警督点了点头，把陈皮拉远了一点，“你今晚安分点。”

陈皮忙不迭点头，“是是是。”

说完张启山就把陈皮推开了，抱起齐珩就往急诊室跑。陈皮站在原地有点尴尬，顺口问了问同样被留在原地的张侄子，“你叔叔一向这样？”

张日山点点头，“是啊。”

我日齐珩我看你是真的要出柜了。

齐珩打上点滴之后就不出汗了，只是一直昏睡着，嘴里说着梦话，像是魇着了。

张启山担忧地握住齐珩冷冰冰的手，抬头问靠在墙上闭眼小憩的陈皮，“他平时生病都这样？”

陈皮闭着眼，懒懒地回答他，“他平时不生病的。”

言语中好像有埋怨自己照顾不周的意思啊。张启山挑了挑眉，又问陈皮，“他常常做噩梦？”

陈皮叹了口气，不情不愿地睁开了眼，搬了张凳子坐到了张启山边上，“张警督，你们调查嫌疑犯的时候是不是只查我们的罪行啊？你难道从来不知道齐珩小时候发生过什么事吗？”

“齐珩的档案我全都看过，”张启山回想自己看过不下十次的档案，“齐珩的童年跟别人没什么不一样的。”

“唉，这只能说你们资料库的防火墙要升级了，估计他是拜托老九帮他改过了，你别不信，”陈皮看着张启山怀疑的眼神戏谑地笑笑，“齐珩小时候的事，除了我们几个就没人知道了。

“齐珩他爸是个大学教授，衣冠禽兽。齐珩他妈一开始其实是喜欢另一个男生的，可齐珩他爸看不过，就把他妈强奸了，还录了像，要胁她嫁给自己。两个人结婚以后，齐珩他爸老觉得她妈给他带绿帽子，一天到晚揍她，揍完又跪下来道歉，搞得她妈不停原谅他。后来她妈怀了齐珩，他爸还是打，打得齐珩早产。齐珩六岁的时候，有一次她妈实在被打得受不了了，就抬手给了他爸一巴掌，结果他爸拿着平时打猎用的猎枪，朝她妈脑袋开了十几枪，把他妈打死了。

“那个时候齐珩刚放学，打开家门就被自己妈妈的脑浆溅了一脸，整整半个月没有说过一句话。后来齐珩就被他姑母家收养了，他姑父说一看见他就想起他妈那个贱人，一天到晚打他，打到高中毕业，实在受不了了，高考考完那个暑假就离家出走了。我还记得那年他考了市里的状元，按理说上北大是没问题的。”

陈皮讲完故事，深深吸了一口气，咽了口唾沫，“张警督，你不是说自己看过他所有的档案的吗？”

张启山浑身冰冷，双眼紧盯着躺在病床上面如金纸的齐珩，想起他用各种理由拒绝用枪时候的怪异表情。这个比自己小了整整一轮的后生仔，在十二岁的时候就经历了自己二十四年都不曾经历的惊恐和绝望，他不敢想象六岁的，软软小小的齐珩是怎么用抹布一点一点擦掉自己脸上亲生母亲的脑浆，躲过酒醉的父亲的巴掌，缩在床底下颤抖着向公安局举报了自己的父亲；他也不敢想象在六岁之后那么多年的梦魇中，齐珩多少次看到母亲倒在自己面前，乳白色的脑浆倾洒在父亲的黑西装上，好似一幅血腥的泼墨山水，而他却要在醒来之后习惯性地插科打诨，习惯性地苦中作乐，若无其事地遮掩自己身上的青紫。

他习惯了齐珩热烈的笑容，却忘了他始终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一个被迫成熟开朗的孩子。

张启山不作声地靠近了齐珩，手掌撩开了他额前的碎发，抚上了他滚烫的额头，另一只手代替了棉被，被齐珩攥在手里。他沉默了一会儿，低声吩咐陈皮。

“你先和日山回家吧，我来守夜。”

陈皮走出病房，关上房门的时候从玻璃框里往里头望了一眼，白茫茫的病房安静得可怕，而穿着黑西装的张启山和套着黑毛衣的齐珩在一片苍茫中格外醒眼，像是雪崩之后相依偎的兽。

第二天早上齐珩很早就醒了，手指被人握在怀里的不适感让他下意识地往外抽手，对方却更用力地捏紧了，同时抬起头盯着他。齐珩看清了陪了自己一晚的人之后，吓得瞪大了眼睛，而破损的声带让他的惊叫变成了嘶嘶声，浓痰混着血腥味使他忍不住想吐。

“齐珩，你没事了吧？”

张启山若无其事地将齐珩的手松开，到饮水机旁边给他接了一杯温水，“你先喝水，清清喉咙。你应该是昨天第一次碰毒品，身体受不了，呼吸道感染了，这两天就先别说话了。”

齐珩看着张启山冷淡的脸，愣愣地点点头。张启山看他刚睡醒没回过神的样子，心里像是被猫挠一样的又痒又畅快，但脸上还是绷得紧紧的，面不改色地问他，“你要不要喝粥？”

齐珩摸摸咕咕叫的肚子，连忙点头。

张启山问他，“还是和平时一样的皮蛋瘦肉粥？”

齐珩点点头，目送着得了令的张启山走出病房。

今天的张警督好像有点不一样啊？

二十分钟后，齐珩端着碗，小口小口吞咽着咸鲜的皮蛋瘦肉粥，一边仔细审视张启山提供给他的化学药品清单。

“你能不能弄清楚他们到底在造什么？”

齐珩勾了勾手指头，示意张启山把搁在床头的笔和病历拿过来，在上头一个字一个字写给张启山看。

“我有个搞生物科学的朋友，我带你去找他。”

张启山皱了皱眉，生物科学？

“老八！”吴争看到裹得严严实实的齐珩，老远就迎上来抱住了他，“你不是从良了吗，怎么还来找我？是不是按捺不住内心叛逆的小激动——”

齐珩狠狠踩了满嘴跑火车的吴争一脚，朝张启山站的位置努了努嘴。吴争一下子明白过来，一伸手臂亲热地揽过张启山的肩，“你是张警督吧？我们小八这些天多亏了你照顾啦，谢谢你谢谢你！我听小八说你是个大好人诶，你今天来有什么问题，包在我身上了！”

“不用谢我，”张启山冷着脸把吴争的手从自己的肩膀上扒下去，用探究的眼神盯住齐珩，嘴上不停，“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这批化学药品有什么问题。”

齐珩接收到张启山带些玩味的眼神，不自在地挪开了视线，假装四处看风景，留给张启山一对通红的耳尖。

吴争快速浏览过一长条的清单，“这些都是一些很常见的化学药品，只是国内在购买量上有限制，不过要是进了这么多的货，估计就是……”

“就是干嘛？”

“估计就是要制毒了，”吴争翻了一页纸，啧啧嘴，“这些药品排列组合不同，剂量不同，不知道可以造出多少种不同的毒品。”

“你能找出这些药品到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吗？”

“呃，这个嘛，”吴争和齐珩对视了一下，“估计要找小九了。”

小九？那个齐珩背后的资金链解玖吗？张启山深深看了齐珩一眼，看来他这回对自己还真是毫无保留了。

得到了齐珩的肯定，吴争打了电话给解玖，跟他约了时间，放下电话后掏了掏耳朵，对齐珩说，“难得你今天不叽叽喳喳的，我居然有点怀念你聒噪的样子了。”

齐珩坐在一台荧光定量PCR仪边上，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白眼。一天不给人嚼舌根你还难受了？

“喂，我本来是想帮你开口说话的好吗？你怎么这么不和善啊你！”

“你有能让齐珩好转的药？”

抓住吴争话里重点的张启山望向了他，脸上满是对齐珩的关切。

“你这话说的，好像小八是得了什么病似的，”吴争拍了拍紧张的张启山，心说你小子居然肖想我们小八，老牛吃嫩草你害不害臊，脸上却还是一副嬉皮笑脸的神色，“他不就是嗑高了，伤喉咙了吗？给他来点麒麟竭就是了，我家多的是。”

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小黑片，扔到齐珩手里，“哝，含嘴里，清瘀化血的。”

齐珩把麒麟竭含在嘴里，一股草药味把嘴里的血腥味压了下去，满口生津，喉咙也不觉得干涩了。

“咳……还是老五你靠谱。”

张启山正想开口跟吴争道谢，一个西装革履的高个子男人拧开了门锁，礼貌性地叩了叩门，才推开门走了进来。

“唉，小九，你说老五多偏心啊，这房门钥匙就给了你，好歹我们都是一起长大的啊！”

“你嚼了我们这么多年舌根，不膈应吗？”解玖反问了齐珩一句，却也没有正面回应齐珩那酸溜溜的话，“你们找我干什么？”

“小九啊，我……”

“我们想请你查查这批药品的来源和去处。”

张启山快刀斩乱麻，打断了齐珩的寒暄，直接提出了自己的目的。闻言，解玖洞察的双眼盯着张启山看了好一会，又瞥见了齐珩一脸紧张的表情，放缓了语气。

“您想必就是张启山警督了吧？多谢你帮老八躲过一劫了，”他同张启山握了握手，“看在老八的面子上，只要我能查得到的，都告诉你。”

“多谢解先生了！”

齐珩翘着二郎腿瘫在张启山家里的沙发上，嘴上嘎嘣嘎嘣咬着苹果。

“诶，张警督，你说暗恋一个人十几年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正在接收解玖传来的电子资料的张启山愣了一下，有点吃味，“你暗恋？”

“不是啊，”齐珩好像很操心的叹了口气，“你今天看不出来啊？老五和老九在懂事的时候就开始彼此暗恋了，到现在都十几年了，天天装愣充傻，他们怎么还不出柜啊？”

“不知道，”张启山把u盘插进接口里，习惯性地复制了一份，又发了一份到自己邮箱里，“可能在等对方开口吧。齐珩，你懂化学吗？”

“嗯，懂一点吧，”齐珩把头凑到张启山边上，“干什么？”

“你看看——”

张启山一转头，好巧不巧和齐珩双唇紧贴，眼前人纤长的睫毛、双眼里的惊讶和双颊上的飞红一下子撞进他的心里，心跳声在耳边炸开，手一松，刚打印出来的资料全散在地上。

齐珩一下子弹开来，倒退两步捂着自己的嘴，好像按了暂停键一样一动不动僵在原地。

张警督的香水是佛手柑味道的……呸，我是个直男！张警督不会把我灭口了吧？

齐珩手忙脚乱地捡起地上的资料，眼神闪烁，顾左右而言他，“你你你刚刚叫我看什么？”

“咳，”张启山也装模作样地清了清喉咙，“你看看这种毒品的分子式，我怎么觉得跟5-HT这么像？”

齐珩低头端详了小半页分子式，皱起了眉头，“这东西应该是5-HT的变式，有抗抑郁的作用，可它后头跟的……佛爷，这东西有瘾啊！”

抗抑郁……还有瘾？！

张启山腾地一声站起来，摸出车钥匙，拉过齐珩的手，“跟我到二爷那里走一趟！”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齐珩偷偷瞄着张启山掺杂着银丝的鬓角和他坚毅的侧脸，想起刚刚那个阴差阳错的吻，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嘴唇。他掏出手机，给吴争发了条短信。

「老五，我刚刚和张警督打啵了。」

「……他他妈这么快就上手了？」

「？？你什么意思？」

「哦，你不知道啊，我觉得他可能看上你了。」

「？！？！什么玩意儿？」

「你他妈……你现在怎么样？」

「我坐他车上呢，他在我边上。」

「感觉怎么样？」

「呃，香香的？」

「操，我不是问你亲起来怎么样，我问你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有点紧张……不是我紧张个什么劲啊？」

「你要是真的对他没感觉，你紧张个鬼？」

「可是他是官，我是贼诶……」

「对啊，你还明白就好，我就是想跟你说，还是离他远点，你们俩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哦」

张启山看齐珩拿着手机，脸色红一阵白一阵的，问他，“跟谁聊天呢？”

“啊？没谁，”齐珩下意识把手机按回了桌面，“我们到了，张警督。”

张启山深深看了他一眼，推开车门朝二月红的家走去。

二月红的房子很素净，格局上没有阳台和落地窗，布置上没有什么尖锐的桌角凳脚，也没有平常人家常备的厨具，想来应该是为了防止丫头想不开。

张启山一进门就看到摆在茶几上的一小盒粉色液体，边上还配了一支一次性注射器。他二话不说上前拉走了二月红，对齐珩吩咐道，“你陪着夫人，我跟二爷说件事。”

齐珩心照不宣点点头，充分发挥自己这么多年坑蒙拐骗的伶牙俐齿，逗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丫头咯咯直笑。

二月红见丫头情绪稳定，便放下心来，“佛爷找我有什么事吗？”

张启山开门见山的问，“你知不知道他们给你的药是有瘾的？”

二月红一怔，随即苦笑，“你查得真快。”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给丫头用？”

“佛爷，你不懂啊，我只想看她每天开开心心，什么瘾不瘾的，我自己明白就好了。”

张启山被二月红这种消极的态度激出了一身的脾气，他扯过二月红的领子，咬牙切齿地质问他，“你也不是不知道染了毒是什么样的，丫头难道愿意让自己活得像条狗吗？！”

张启山这一问，就把二月红这么多天以来硬压在心底对自己的叩问给问了出来，这回想自欺欺人都不成了。

“佛爷，你是旁观者清啊，”二月红注视着聊得愉悦的丫头和齐珩，“情字当头，难得糊涂啊！”

张启山沉默了一下，“我对齐珩只是同情罢了。”

“佛爷，同情和怜惜是不一样的，”二月红拍了拍他的肩，“有些话还是趁早说了吧，别到时候追悔莫及。也是是时候该把这件事收个尾了。”

说着他又挂上了一副笑盈盈的脸，朝丫头走过去，小心翼翼地将那盒药物连同注射器收好放在柜子里，跟陪着丫头的齐珩道了谢，便把两人送出门了。

张启山和齐珩两人坐在车上，相顾无言，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张……”

“齐……”

“你先说！”

“你先说！”

两个人两次同时开口，车里的气氛更加尴尬了，齐珩皱了皱鼻子，突然想到二月红刚刚有些怪异的举动。

“好好好，我先说，”齐珩举起手，“私事先放在一边，张警督有没有觉得二爷刚刚的动作怪怪的？”

张启山看他刻意逃避两人之间的事，也没有深究，只能无奈地顺着他的话，“怎么了？”

“常人发现药没用了，应该把药扔了才对，可二爷却把它收拾整齐了放在柜子里。这不合常理啊，除非……”

“除非他还需要证据做筹码！”

张启山浑身一震，方向盘打了一大圈，一个急转弯拐进了小巷里，“快打给组里，查二月红的手机信号！”

“红先生打伤了我这么多保镖，还拿枪对着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皮包公司的法人审视着怒不可遏的二月红。

“我知道你就是个傀儡，把你主子叫出来。”

“可是，”对方眯了眯眼，不怀好意地笑道，“红先生连我都斗不过，哪里有脸面见我的主子呢？”

二月红警觉地抬头，发现一个狙击手趴在对面的天台上，狙击的红点紧紧扣住自己的脑门。他一个闪身，躲到了书柜背后，时不时探出头查看法人的情况。

“我来只是想跟你们做生意的，”二月红说，“拿我手里的毒品资料，换抗抑郁的特效药，这桩生意互利互惠，对你我都好。”

“可是，”法人的声音突然从二月红的背后响了起来，“我记得一开始动枪的可是你啊！”说罢他捏住二月红持枪的那只手，往外一扳，嘎嘣一声捏碎了他的手骨，一个侧掌击中了他的咽喉。

突如其来的袭击让二月红难以招架，电光火石之间就被对方扭过手臂压在了地上。

“二爷，你想跟我们做生意，至少把柄要捏得紧一些。”

对方打了个响指，召来一个保镖将一盒黑色的药剂丢在二月红面前。

“二爷，你要是想说话，我们就让你闭嘴。”

他打开一管试剂，捏着二月红的下巴，灌进他的嘴里。刺激性的液体顺着喉管一路灼烧下去，剧烈的疼痛逼得二月红喉咙里咯咯作响，黑血溢满了齿间。

“你要是想写字，我们就帮你断手。”

法人招呼保镖拿上了一柄银制的小锤子，对着二月红的手指跃跃欲试，“但是我不会让你死在你老婆之前，我要让你亲眼看她因你而死！”

他扬起手臂，正要往二月红的手指上砸下去，一颗子弹破空而来，穿透了他的心脏。

“齐珩！快叫120！”

张启山令人心安的声音穿透了血腥的空气，二月红感觉到自己被搂在一个温暖的檀香味的怀抱里，他艰难地抬手，握住吓得脸色惨白双唇颤抖的齐珩的手，声音破碎，“别告诉……丫头……”

二月红在医院里呆了整整半个月，身上的伤是勉强好了，只是喉咙是一辈子都坏了。二月红甫一清醒的时候张启山和齐珩就同他商量过了，与其让丫头留在他身边担惊受怕，不如直接安排进一个合适的疗养院，虽然夫妻两人不能朝夕相处了，但至少对丫头的病情有好处。

二月红听完张启山的安排，深深叹了口气。

这些事情他又怎会不知呢？只是他恨不得日日夜夜陪伴着丫头，哪里肯让她离开自己，一个人住到疗养院去？

他静静听着张启山和齐珩你来我往的对话，看着张启山装作不经意搭上齐珩胳膊的手。

情之一字，难得糊涂啊！

Episode 2

（上）

叮咚。

正在会餐的张启山拿起手机，点开信息，带有强烈节奏感的摇滚乐突然炸响，鼓点之间还混杂着女人的呻吟。

张启山猛地掰开手机外壳，把电池板取了下来。

音乐戛然而止，餐桌上一片寂静。各位同僚都在互相交换眼神。

没想到张警督还好这口啊。

张启山把手机捏得嘎吱嘎吱响，气得青筋暴起，嘴角抽搐。

妈的，家里的两个崽子又皮痒了。

瘫在沙发上的崽子之一嚼着pizza，油腻腻的手指在张启山的iPad上划来划去，“哎，齐珩哥，我叔好像把手机关机了诶。”

“关机了？”齐珩吮着沾满酱汁的手指，歪歪头，“你不会帮他开机啊？”

“哦，对哦。”张日山重新写了个程序，远程发送给了张启山的手机。

叮咚。

手机自动开机了。

摇滚乐又响了起来，这回是今年最新的维密天使走秀1080P多角度摄影视频。张启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拆下了手机电池，腾地站起身来，扯开一个僵硬的笑，“不好意思，我家里有点事，大家玩得开心，我先走了。”

同僚们目送着拳头捏的嘎嘣嘎嘣响的张警督冒着黑气走出了餐厅，思考着是何方神圣，竟敢往张警督手机里发送有色视频。

张启山几乎是擦着限速线一路飙回了家，心里从来没有这么想揍过自己的侄子。

“啊啊啊完蛋了！齐珩哥！我叔在回来的路上了！”张日山手忙脚乱地收拾着散落一地的外卖，把齐珩送给自己的电脑塞在一团衣服里，丢进了自己房间的衣篓里，“你倒是快来帮忙啊！”

“不用了，”齐珩透过窗户窥见张启山步步逼近房门的身影，咽了口口水，“你还是先保护好你自己吧！”

门锁吧嗒一声开了，张启山气势汹汹地跨了进来，看着自己刚刚擦过的地板上摆满了鸡翅披萨可乐，心里想揍人的冲动更盛，咬紧牙关拼命忍耐，指着张日山，“你给我回房写作业去！”

“我已经写完……”

“再抄一遍！”怒不可遏的张启山提起战战兢兢的齐珩的后衣领，把他拖向自己的房间，“你跟我单独聊聊！”

“啊啊啊张叔叔不要啊我还年轻我不懂事对不起啊！放过我吧求你了！我帮你擦一个月的地板！我给小侄子辅导功课！不要单独聊聊啊QAQ“

“你闭嘴！”电话铃声适时响起来，张启山只好先放开求饶的齐珩，“我等会儿再治你！少博，什么事？”

电话那头估计是说了什么很严重的事，让张启山原本就黑的脸变得更黑了，知道自己作死了的齐珩缩在沙发角落里，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张启山。

“好，我知道了，”张启山说完按掉了手机，提起缩成团的齐珩，“今天的事以后再处理，你先跟我去警局。”

“佛爷，这已经是这个星期第三起了，”张少博把现场照片一张张摆在玻璃桌面上，画面里干干净净的，连血点儿都没有，只有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躺在地毯中央，一脸惊恐。

“哟，这凶手是有洁癖吧，现场搞这么干净？这男的怎么死的啊？连个伤口都没有。”

张启山看了正在吃棒棒糖的齐珩一眼，示意张少博把剩余的照片也摆出来，“他被割喉了，舌头也被拔下来了，还有命根子也是。”

“卧槽，”齐珩下意识并紧了腿，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太狠了吧？”

张启山把前两桩案子的照片都拿出来，一起摆在桌上，“是啊，而且已经三起了。”

“诶等等，”齐珩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我是搞金融犯罪的啊，这个东西我不懂的。”

“你跟着我办事，我在哪你就得在哪，你哪儿这么多话？”说着张启山拉起齐珩的手就往资料室走，“我给你个机会展现自己。”

齐珩默默翻了个白眼，可是我不想在变态杀手面前展示自己啊。

张启山拉着齐珩一边走一边说，“本来这种事该交给刑侦队的，可是好巧不巧这些受害者都是各个帮派里的一二把手，他们一死，道上就乱了，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刻意搅混水想趁机上位，所以这事情我们一定要查清楚。”

“哦，”齐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运气好，这些都是跟你合作过的人，不找你找谁？”

张启山一把推开资料室的大门，把齐珩按在警局的内部电脑前，“你把犯罪记录分类，我看纸质材料。”

齐珩看着端出一大箱材料的张启山眨巴眨巴眼，“你不怕我泄漏机密啊？”

张启山不客气地白了他一眼，“你人都呆在我边上，我不信你信谁？”

听了这话，齐珩嘿嘿一笑，乐呵呵地伏在电脑前一条一条给张启山分类纪录去了。

齐珩看资料的有个习惯，不同对象分一堆，不同罪行分一堆，最后还要把表格重叠，看看彼此之间有没有交叉。齐珩小心谨慎地把三张表格拉在一起，一拍大腿站了起来，膝盖顶到了电脑桌，又痛呼一声坐了下去。

“你干嘛？”张启山看了一眼咋咋唬唬的齐珩。

“哎呀张警督，我知道了，你快过来看，”齐珩拉着张启山的袖子把他往自己身边扯，“我把他们的纪录重叠了一下，发现他们都和霍家三小姐有过不明不白的一段，你说会不会是情杀啊？”

“霍家三小姐？”张启山摸了摸下巴，“我们去找二爷问问，丫头生病以前跟霍家三小姐关系很好。”

“霍锦惜以前，跟丫头确实，是闺蜜，”二月红听了张启山的疑问，哑着嗓子断断续续回答，“但丫头和我结婚后，就很少有联系了。我听说她后来为了上位，跟很多帮派的一二把手都不清不白的，还有流言说她，还会拍不雅视频威胁跟自己上过床的人。“

“哇，那她对自己也是够狠的，女孩子家的清白都不要了哦。”

“对，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来找你，我觉得霍锦惜有可能是为了灭口才杀死那些大佬的，”张启山揉了揉眉心，“你能告诉我她最近在什么地方活动吗？”

二月红沉默了一会儿，“霍家向来神出鬼没，具体什么地方我也点不中。不过她们一般都在城西的娱乐城活动，霍锦惜最喜欢那里的黑啤酒，你们可以去碰碰运气。”

“好。”

张启山把车停在娱乐城的地下车库，刚想乘电梯到A3层的酒吧，就被齐珩拦住了。

“张叔叔，你穿成这样，谁会让你进酒吧啊？”说着他手指缠上了张启山系得严整的领带，灵巧地将其解开，又纽开了他领口的几颗扣子，伸手把他的头发从后往前捋了几把，完事了还觉得不够，爬到车里掏出一支斩男色的口红，往自己嘴上抹了一圈，凑到张启山脸颊上亲了一口。

懵逼的张启山回过神来，盯着齐珩红艳艳的嘴唇移不开视线，“你怎么有……？”

齐珩用手背擦了擦口红，露出个狡黠的笑，伸出舌头把残余的颜色卷进了嘴里，“以备不时之需嘛！好啦，我带你去逛酒吧！”

说着就把张启山往电梯里推，自己也贴着他的背挤了进来。电梯里惨白的灯光打在齐珩生气勃勃的脸上，衬得他的眼神更加明亮诱人。

咳。自己怎么可以用诱人来形容这个后生。

张启山尴尬地移开了视线，看着不停变化的楼层数。

叮。

电梯门打开了，一股浓烈的酒味掺着脂粉味涌进了电梯间，齐珩拉起张启山的手，“你抓紧了，别松开啊！”

霍家不像二月红一样禁毒禁赌，所以她们旗下的酒吧说是酒池肉林也不为过。七彩的镭射灯闪得人头晕目眩，鸡尾酒里掺了各式各样的毒品，身材曼妙秾纤合度的陪酒小姐穿着三点式走来走去，毫不在乎客人的触摸。舞池里的男男女女随着节奏互相摩擦着身体，肢体交缠。齐珩同张启山十指相扣，汗津津的手心贴在一起，黏糊糊的，两个人终于挤过人群在吧台边上坐下，要了两杯干净的黑啤之后，张启山问齐珩。

“你以前常常来这种地方？”

“是啊，”齐珩理所当然的点点头，“以前要做生意嘛，来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最好了啊。”

张启山凝视着眺望舞池中央的齐珩，他的侧脸秀气挺拔，像是一个少经人事的二世祖。他那一副习以为常的表情，让张启山又生气又怜惜，忍不住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哎哟你干嘛啊，”齐珩不满地捉住张启山的手，突然站起身来，“我好像看到霍锦惜了！”

“哪里？”

“你右手边最远的那个位置，穿黑色露背裙的那个，”齐珩整了整衣服，抓了抓头发，“你赶紧去安排人手，我帮你拖住她。记得堵通风管道！”

张启山犹豫地看了齐珩一眼，点点头，“好，你小心。”

说完打开了内置耳机的开关，开始联络组里的成员。

霍锦惜点了一杯清啤，酒保刚放到吧台上，一只白净的手就先她一步端起了酒杯，“霍小姐到自家产业下面，就只喝这种东西啊？”

霍锦惜转头，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男子倚在沙发上，手里端着她点的酒，脸上笑出了一对酒窝。她站起身来，轻轻拉开开到腰线的高衩，露出又白又长的腿，缠在男人的小腿上，抬起手勾在他的脖子上，把头埋在对方颈窝里。

“要约炮？”

对方却是毫不领情地推着她的肩膀同她拉开了距离，嬉皮笑脸地说，“霍小姐的炮，我可约不起。”

霍锦惜一听，面色凌厉了起来，一把将男人推到了沙发上，跨坐在他的小腹上，抽出别在大腿上的匕首，俯下身抵在齐珩脖子上，“你是谁？”

齐珩长喟一声，双手握住霍锦惜的腰，把脖子凑向了霍锦惜的匕首，仿佛一个色迷心窍的青头。霍锦惜感受到齐珩的靠近，反而紧张地把匕首往后收了一点，齐珩看到她的反应，惋惜地叹了一声。

“卿本佳人，奈何作践自己？”

霍锦惜绷紧了身体，逼问道，“你到底是谁？！”

“他是我的人。”

一柄冰冷坚硬的枪顶上了霍锦惜的后脑勺，“霍小姐，跟我们走一趟吧。”

霍锦惜双手被铐，坐在铁皮板凳上看着对面两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不耐烦地啧了一声。

“姓齐的，你留下，我跟你说。”

齐珩还没来得及应她，就被张启山拦住了。他斜睨了霍锦惜一眼，“有什么事不能当着我的面讲？”

霍锦惜翻了个白眼，“你年龄太大，代沟影响我表达。”

“嘿嘿，”齐珩听了忍不住笑出声，终于有人当面怼张启山了，他推着张启山的背催他离开审讯室，“张警督，为了案情，您还是先出去吧？”

张启山狠狠瞪了霍锦惜一眼，不情不愿地走了出去。

齐珩听见锁门的声音，收敛了不正经的笑，把板凳从桌下面拉出来，端坐在霍家小姐面前，好整以暇地问，“霍小姐到底有什么事？”

霍锦惜瞥了他一眼，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我知道你小时候的事。”

齐珩一怔，但立马调整了脸上的表情，掩饰了转瞬即逝的讶异，笑着说，“谁小时候不是差不多？”

霍锦惜叹了口气，“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我只想问你，你会因为自己的脸面，弃自己多年争夺而来的权力地位于不顾吗？”

齐珩被她问得一愣，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用询问的眼神盯着她。

霍锦惜闭了闭眼，好似下定决心一般，“我跟你们坦白，你们能保我现在的地位吗？”

齐珩闻言给单向玻璃外的张启山打了个暗号，对方在耳机里肯定了，他才对霍锦惜点点头，“可以，我还能帮你更上一层楼。”

审讯室外的张启山听了齐珩的话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但命案当头，他也不能因私事打断审讯。

今晚好好问问他。

审讯室里的霍锦惜听了齐珩的话，好像吃了颗定心丸，“那些道上的传言都是真的，我确实为了上位把自己卖给了那些大佬，不过也很值得，一晚露水恩情，我就可以得到他们的助力。当然，我也确实录了像，毕竟还是有那么些吃了就不认人的，在道上混总要有些把柄。所以我从十八岁混到现在，刚好到了霍家二把手的位置。可就在我接任二把手的当晚，那些跟我有过关系的人就开始出事了，到现在已经七八个了。

“我刚刚上任，位置本来就不稳，现在家族里闲言碎语很多，人人都想把我推下来取而代之。我是私生女，从小过着跟你差不多的日子，所以我刚刚问你，你会为了脸面，不顾权力地位吗？”

齐珩听完她说的话，一时间无言以对，良久，站起身来有些疲惫地对她说，“我跟张警督说。”

“谢谢你。”

霍锦惜紧握的双手终于微微松开，露出了掌心一道道月牙状的指甲印。

走出审讯室的齐珩把手搭在了张启山肩上，“张警督，她刚刚说的你自己也听到了，跟我们查的八九不离十，不过好像多了几个受害者，按道上的套路也是有道理的。你觉得呢？”

张启山扫了齐珩一眼，“你自己已经相信了，又何必问我？”

哑口无言的齐珩站在原地，看着张启山走到审讯室里帮霍锦惜打开手铐，心里有些惋惜。

要是我早一点遇见这个人就好了。

（下）

“哦，那你的意思是，这些凶案都是你自己家里人搞的？”齐珩翻看這霍锦惜手写的资料，歪了歪头。

“对，肯定是想要我二把手的位置的人做的，”霍锦惜顿了一下，“而且肯定是在这些事发生之前就有能力和我争的人。”

“可是，霍小姐，”张启山把整理出来的一大箱资料放到了桌上，“你们霍家是个大家族，平时形散而神不散，各个分支各行其是，你有没有办法把分支的头目聚在一起？”

霍锦惜想了想，“后天是霍家堂会，分支头领都会到场，只是我被抓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不能再用我的身份进出堂会了。”

“霍小姐，”难得侧耳倾听的齐珩突然开口，“你们的堂会，是在和平饭店里对吧？“

“是的。”

看着霍锦惜好奇的神情，齐珩狡黠一笑，“我有办法了。不过这回要张警督陪我跑一趟了。”

张启山眼皮一跳，一股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

“哎呀，这位姐姐，你就让我进去吧！”齐珩一身西装挺拔，在和平饭店外急得跳脚，“你这样拆人姻缘是要遭天谴的！”

门口的女保镖看着齐珩一副翩翩浊世佳公子的样子，眼圈急得发红，咬着嘴唇向自己撒娇，心头一酥，差点松了口，“小弟弟，你也不是不知道，里头开的是霍家堂会，没有请柬就算天王老子也进不去的。”

“可今天是我遇见他一周年纪念日，我都追了他一年了，说不定他今天就答应我了！”

齐珩委屈的表情惹得保镖心软的不行，“那他到底是哪个，我帮你把他叫出来？”

“哝，那个那个，”齐珩透过玻璃指向宴会厅里忙忙碌碌的侍应生之一，说完又皱起了眉，“可是要是你把他叫出来，不就没有惊喜了吗？你还是让我进去吧？”

那个被齐珩点中的侍应生好像有所觉察，转过身来目光炯炯看向玻璃窗外，齐珩害羞得跟个小动物似的，往女保镖身后缩了一下。

大概是被齐珩湿漉漉的眼神给打动了，女保镖叹了口气，“我就给你半个小时，你要是不准时出来，我就进去找你！”

“好好好！”齐珩的眼睛一下子亮起来，在她脸上送了一吻，“谢谢姐姐，谢谢姐姐！”

说罢弯腰从女保镖身旁钻了进去，谄媚的笑意立马从脸上消散了。

进了会场，他整了整衣领，大步流星地朝黑着脸帮忙装盘的张启山走去，贴在他身边压低声音问，“人到了几个？”

“除了霍锦惜和她堂妹，其他人都到了，”他抽了抽鼻子，觉得齐珩身上的香水味浪荡得很，“你非要带着这味道？很辣鼻子。”

齐珩翻了个白眼，咕哝一声“老年人”，从张启山的托盘上端了杯白葡萄酒，就同张启山分开了。他一股风流少爷的做派，一路调笑，惹得不少初出茅庐的小女孩咯咯笑，他一边从这些小伙计嘴里套话，一边偷瞄了一眼手表。已经过了十分钟了。

齐珩按捺住内心的焦急，拉过一个姑娘白嫩嫩的手，瞪大了眼看她手上的玉镯，“妹妹，这个镯子是天生玉吧？连加工的痕迹都没有啊！”

被他牵了手的小姑娘开心得咯咯直笑，“对啊，这是霍四小姐送我的。四小姐人很好的。”

“哦，四小姐啊，”齐珩笑着挠挠头，“她今天有来吗？”

“有的有的，听说四小姐要接任二当家了，她怎么能不来？”说着她伸出手指向一个坐在圆桌旁的圆脸小姑娘。

“哦……”

齐珩眼神暗了暗，一昂头喝光了杯中的酒，走到四小姐身边坐下，静静看着她玩游戏。

“这里不能这样走的，你会死的。”

四小姐抬头看了一眼这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翻着眼睛看了他一眼，随即低头，“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说话，会死的。”

齐珩友好地眨眨眼，“我只是想提醒你，你应该不想输掉游戏吧？要不接下来我帮你打？”说着他就趁四小姐不备拿走了她手中的手机。

“放开，”四小姐紧张地捏住了齐珩的手腕，“不然我杀了你。”

齐珩低头看向四小姐箍着自己的手，手指纤细，指甲很长，没有涂指甲油，但指甲里的肉却很浅。

奇怪，齐珩皱了皱眉，这指甲怎么像是……

四小姐发现他在端详自己的手，立马松开了齐珩的手腕，从腰间抽出一把小巧的格洛克17，抵在齐珩的胸前，“给我滚！”

“好好好，”齐珩把手机放回到桌面上，无辜地举起手，“我滚，我滚。”

再一次踱到张启山身边的齐珩压低声音，贴在他耳边说，“霍四小姐有问题。”

张启山被突如其来的热气惊得一激灵，回头谴责地盯着齐珩，“你怎么才回来？”

齐珩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看了看表，“没有时间了。霍四小姐已经在发暗号了，估计又要动手了。我先去找她，你安排人手去。”

张启山愣了一下，拉住了转身欲走的齐珩，“你小心。”

齐珩躲过一列巡逻队，溜到楼上，贴在墙角偷听742房间里的谈话。

对方用的是暗语，齐珩听不懂，但光听语气就知道，房间里的气氛越来越剑拔弩张，双方的对峙也愈发激烈。突然，谈话戛然而止，沉重的桌椅翻倒声让齐珩心头一惊，掏出解玖送他的解码器就往门锁上按，拧了把手冲进门去。

瘦瘦小小的霍四小姐仗着自己灵活，趁另一个高大的男人不注意掐中了他的脖子，指甲缝里夹的尖刀片离男人差不了分毫。

要是再迟来一分钟，男人估计就大动脉出血倒地身亡了。齐珩上去一把握住霍四小姐的手，把尖刀片转向自己的手心，尖锐的痛感让他倒抽一口冷气，“女孩子家的怎么这么凶？”

“你拦我，你也得死！”

霍四小姐五指的指甲缝里都夹着刀片，一言不合就往齐珩的喉咙抓过来。齐珩粘满鲜血的手堪堪捏住她的手腕，却被一脚踹中肚子，手一松朝后倒去。

眼见着霍四小姐跟索命的厉鬼似的缠上自己的脖子，齐珩几乎要感受到刀片的阴冷，他四下张望却找不到任何抵挡的东西。

卧槽，不会命丧于此吧？

电光火石之间，枪声在齐珩耳边炸开。

四小姐扑上来的身子一下子软了下去。

他抽了口冷气，抖了一下，瘫软在地上。

“齐珩！”

张启山熟悉的嗓音在他耳畔响起，带着烟草和佛手柑气味的外套裹在了他身上。

齐珩在医院的床上醒过来，看到张警督挂着大大的眼袋趴在床边小憩，他又想起自己昏迷前听到的那声撕心裂肺的“齐珩”，握紧了张启山的手。警觉的张启山感到床铺的活动，惊醒过来，发现齐珩呆呆地望着自己出神。

“张警督，你不觉得奇怪吗？”

“什么？”

“按霍四小姐的杀法，现场怎么会那么干净？她又怎么有时间处理尸体？”

张启山摇了摇头，“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可是她自己供认不讳，更何况还是人赃俱获，上级不会因为这种出入而重新查案的。”

齐珩皱紧了眉头，“我还是觉得不对，如果说霍四小姐背后另有其人，那一定是条大鱼，是条在泥潭里潜伏已久的大蛇。”

“没事的，我在，”张启山伸出手指揉了揉齐珩眉间的褶皱，“年轻人不要思虑那么重，我带你出去走走吧。”

“好。”张启山搀着双腿发软的齐珩，刚走到门口就听见了争执声。

“二月红，谁要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锦惜，丫头的事是我的错，我已经尽力在弥补了。”

“你的错？！”霍锦惜美目圆睁，气得浑身发抖，“要不是嫁给你，丫头姐会得抑郁症吗？！现在她只能在疗养院住一辈子，你就算认错又有什么用？！你用命也赔不了她！你有本事还我丫头姐啊！”

霍锦惜骂着骂着声音里就掺了哭腔，软软地打在听者心上。

二月红红着眼圈，握住了霍锦惜的拳头，“锦惜，就当我是替丫头帮你一把吧！”

躲在门后的张启山和齐珩面面相觑，不禁扼腕。

谁能想到霍锦惜最想要的权力，是借她最恨的人的手取到的呢？

Episode 3

“张日山！我再跟你说一遍，不许当警察！”

气得青筋暴起的张启山把张日山的档案扔在了茶几上，指着他的额头恶狠狠地警告，“再让我发现你往警局投档案，就给我住拘留所去！”

“凭什么啊！”张日山又生气又委屈，涨红了脸毫不相让，“你自己不也是警察？！”

“就是因为我是警察，所以才不想让你过得和我一样！”张启山无奈道。

“你过得怎么样了？“张日山质问，”我看你跟齐珩哥两个人过得挺好的！你就是不讲道理！”

“哎呀小侄子你就听听你叔叔的吧，”齐珩夹在两人当中左右两难，“张启山你说话能不能别那么冲？他是你亲侄子诶！”

“你给我闭嘴！”张启山朝着和稀泥的齐珩怒喝一声，对张日山喊道，“你给我回房间好好反省！”

“反省反省反省，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叫我反省，小爷我不伺候了！”张日山把书包甩在肩上，踹开大门，头也不回地跑进了茫茫夜色里。

“张启山我说你会不会教孩子啊？这么晚了……”

“闭嘴！”张启山通红的眼睛瞪着齐珩，“再说话我一枪毙了你！”

张日山一时置气，毫无准备地从家里跑出来，身上连现金都没有，年龄不到住不了宾馆，只能拖着个包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盯着路灯出神。

突然，身后的灌木丛里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他回头一看，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从里面爬出来，脸上被树枝划了好几道伤痕。

难道是有人深夜行凶？

张日山小同学心里打着鼓，悄悄摸近了那个人，掀开他遮住脸的刘海一看，忍不住叫了出来，“陈皮？！”

蓬头垢面一脸迷幻的陈皮抬头看了张日山一眼，迷茫地说，“弟？你怎么还在外面？快回家读书啊！”

张日山探了探他的脉搏，跳得飞快，应该是磕high了出现幻觉了。

看在陈皮曾经帮自己把齐珩哥送到医院的份上，张日山把他从地上拉起来，将他软趴趴的胳膊揽上自己的脖子，拖着他走出了公园。

“陈皮，你家往哪走？”

“……左边......右边？”

“卧槽，到底哪边？！”

“直走……”张日山叹了口气，本着擦屁股也要擦干净的原则，扯着陈皮一步一步朝前面的单身公寓走去。

五百多米的路两个人愣是走了二十分钟，等打开陈皮家的门，把他扔在沙发上，张日山已经热出了一身的汗，瘫倒在地上连一根手指都不想动了。好巧不巧，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张日山费劲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喂，谁？”

“小侄子啊，你到哪里去了啊？都要十二点了，你快点回来吧，你叔叔急死了都。”

张日山想了想，说，“齐珩哥，我找到住的地方了，今晚就不回去了。”

“住的地方？你住哪儿？”

“呃，”张日山环顾了一下家徒四壁的单身公寓，“我住你朋友陈皮那儿。”

“陈皮？！你怎么会遇见他？你别跟他搞七搞八的快……”

“没事我跟他聊得可好了！”张日山看了眼在沙发上说胡话的陈皮，“我就在他这儿住两天，你跟我叔说啊！”

“诶不是你给我——”

张日山干净利落地挂了电话，长吁一口气，手脚并用爬到了陈皮旁边，拍了拍不省人事的他的脸，“多亏捡到你啦！”

他站起身，刚想到陈皮的床上将就一晚，却被迷迷瞪瞪的陈皮抓住了衣角。

“小里，你别走。”

张日山愣了一下，回过头问陈皮，“小里是谁？”

“小里，哥对不起你……你还小，不能动的……”

“你弟，叫陈里？”

张日山在陈皮身旁蹲下，疑惑地看着一脸痛苦的陈皮，“你弟怎么了？你怎么对不起他了？”

“小里……不能吸……你太小了，不能吸……”

吸？是吸毒吗？张日山皱起了眉头，可我从来没听齐珩哥说过陈皮有个吸毒的弟弟啊？

“小里……是哥对不起你……是我作孽啊！”

陈皮揪着枕头套，说着说着眼泪就往外流，看着怪可怜的。张日山叹了口气，拿起茶几上的一包餐巾纸，抽出几张叠成一个小方块，凑到陈皮的眼角帮他擦着眼泪。

陈皮咕哝两句，就流两行眼泪，张日山就一直跪在他边上，不停抽着餐巾纸帮他擦眼泪，最后擦着擦着，自己也靠倒在沙发上睡过去了。

于是陈皮早上醒来看到的第一眼，就是张日山头顶的发旋儿，吓得他一把推开了昏睡中的张日山，看他一胡噜滚倒在地，摸着脑袋骂骂咧咧醒了过来。

“哟，你醒了啊？”

陈皮看清了张日山的脸，惊恐地问他，“你不是张警督的侄子吗？！你跑我家里来干嘛？！”

“嘿嘿，”张日山不好意思地挠挠脑袋，“我跟我叔吵架了，你这儿借我住两天呗？”

“不行不行！万一张警督找过来怎么办？你快给我走！”

“别别别，陈皮大哥啊，我保你我保你，你就让我呆两天呗？”

“开玩笑，你保我？你刚刚和张警督吵完架你保我？你害死我呢吧！”

“陈皮，”张日山突然一脸深沉，“你知道你昨晚说了什么吗？”

陈皮咕噜吞了口口水，不会把自己做过的案子都抖搂出来了吧？

“我说了什么？”

“你说了什么不重要，只要你留我住几天，我保证不把你说的话透露给别人！”

“不对啊，”陈皮露出怀疑的神色，“万一你诓我呢？”

“哦，那你不信也没办法，那我走了。”

“别别别！”张日山一脸自信的表情让陈皮心里没底，“你还是留下吧。”

张日山得意地一挑眉，“别一副如丧考妣的样子，帮你打打下手我还是可以的。”

“谁敢让你打下手啊。”

陈皮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事实证明，张警督的侄子办事能力也不会差。仅仅半天，张日山就把陈皮半年来的交易往来的纪录分门别类整理得妥妥当当。

“张日山，你手速怎么这么快啊？”

“白痴才手动分类呢，”张日山两眼盯着电脑，冷漠地回答陈皮，“我写了个小程序。”

“哦，那你很厉害了哦……不是你骂谁白痴呢？”

张日山噗嗤一声笑了，回过头来看向气到扭曲的陈皮，一双桃花眼里的愉悦几乎要溢出来，“你还有什么东西要我弄的吗？”

看得出了神的陈皮回过神来，尴尬地咳了一声，把挂在自己钥匙扣上的u盘摘了一个给张日山，“这个里面还有。”

张日山接过u盘，好奇得指着另一个更小巧的盘，“那那个呢？”

陈皮一下子收敛了嬉皮笑脸的表情，不动声色地把那个u盘塞到裤腰里面，“这个里面的东西小孩子不能看。”

“噫，”张日山一脸恶心地看向陈皮，“这种东西你都随身带？”

陈皮又好气又好笑，拍了一把张日山的后脑勺，“年纪轻轻的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呢！干活去！”

“切，虐待童工。”

“我去补个觉，你自己慢慢搞啊！”

“哦。”张日山目送陈皮走进卧室，把u盘插进电脑里，点开了自己写的程序，把文件都拉进了程序界面里。但程序运行没两分钟，就突然卡住了，张日山点开来一看，是u盘里一个不能识别的文本，拒绝了程序的分类。

嘿，有意思了。

张日山给自己倒了杯奶，盘腿坐在电脑前，搜索到了那个文本文件，点了开来，却发现里面是一格格的漫画。

一本漫画也要搞这么神秘？

张日山皱着眉把鼠标移动到图像上，发现这些图片都是一个个超链接，他一个个点开，却都是无法找到网页。

有意思，真有意思。

张日山把网址都抄到了笔记本上，一边开始追踪建立这些网站的IP地址。在他第三次越过安全协议和防火墙后，他入侵了那台电脑，他点开电脑的储存，发现里面只有一个巨大的，名字叫“HOLIC”的TXT文件，而且还需要密码才能访问。

这他妈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张日山烦躁地抓抓脸，搞这么隐蔽干什么？解密码可不是自己擅长的，可又不好找齐珩哥……还是自己先试试吧。

张日山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当前已经知道的内容，发现已知条件很不完整。

没有注册日期，没有姓名身份证号，没有相关亲属的信息，这个密码到底要怎么猜？总要给我个提示吧？

他叹了口气，瞥见了自己写在上方的网址，突然发现这些网址不像平常使用的链接一样掺杂数字符号，而是由纯英文构成的。他想了想，把网址中间的有效部分单独列了出来，一一对准写到了纸上。

横看竖看斜看都是不一样的单词，到底要怎么搞啊？

张日山撸了一把刘海，搓了搓脸，突然发现每个字母的数量好像都不一样。

A有一个，B有一个，D有两个，G有三个，H有五个……

这不是斐波那契数列吗？！

张日山想了想，把数列里下一个数字输进了框框里。

密码错误。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张日山也不对自己这个瞎扯淡的三位数抱希望。

随即，他在框框里输了fibonacci。

还是不对。

Leonardo？

不对。

张日山托着下巴看这一闪一闪的光标，明明离答案就只有一步了，怎么就差那么一点呢？

斐波那契、斐波那契，到底输个什么好呢？

张日山脑内灵光一闪，打了个rabbit进去，一点确定键，TXT文档的蓝白界面就展开了，一长串的名字和数字展现在他的面前。

嘿嘿，还不是被小爷搞定了！搞瓶可乐喝喝去。

张日山暗搓搓地复制了文档的全部内容，放到了自己的网盘里，又看了看睡得跟死猪似的陈皮，拎起钥匙就往便利店跑。

（注释：斐波那契数列的创始人是莱昂纳多 斐波那契，即Leonardo Fibonacci，斐波那契数列又被称作兔子数列，所以侄子最后输了一个rabbit：） ）

没有想到一次撕逼让我感受到了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呸，萌一八的大家太可爱了，爱你们！

陈皮睡醒已经是下午三点了，他伸了个懒腰，吆喝了一声，“张日山！”却没有听到意料之中的回应，他披上外套，趿拉着拖鞋走到客厅里，发现电脑屏幕暗着，那个小鬼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不会是自己回家了吧？陈皮摸了摸电脑早就冷却下来的主机，瞄了眼张日山堆在沙发上的包，东西都还在，人跑哪儿去了？也不知道帮自己做的事弄好了没有。

陈皮动了动鼠标，TXT文档的界面赫然眼前，惊得他用力一捏，鼠标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声。

我把u盘给错了？！

陈皮慌忙拔出插在接口上的u盘，发现外壳上果然多了一道划痕。

我操，这小子解密解得也太快了吧？他不会已经去张警督那里举报自己了吧？

陈皮慌忙掏出手机，给齐珩打了个电话，“老八，张日山回去了吗？”

电话另一边的齐珩一头雾水，“小侄子不是说要在你那里住几天吗？”

“不是这个事，等一下，张警督在你旁边吗？”

“在啊，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毒品流通链上的老板们都有活动，他都快忙死了！”

“……卧槽。”

“到底怎么了？”

“张日山恐怕看到了流通链上的交易清单了。”

“我日你……那你快把他带到局里来啊！”

“不是……我现在找不到他了！”

齐珩咣当一声把手机摔在了地上，颤抖着手抓住张启山的胳膊，一脸惨白的看向他，“小侄子出事了。”

陈皮听到另一头手机镜面碎裂的声音，心也突然一凉，用力闭眼深深吸了两口气，冲到卧室，扯下脖子上挂的钥匙打开床头柜，把自己身上能放东西的地方全都塞满了武器，奔到楼下跨上摩托车，直直朝着平时各家老板聚会的废弃车库开去。

他妈的，张日山我真是欠你的！

风一股一股抽在他的脸上，他想起五年前也是这样，白白净净的陈里在一个午后消失不见，他骑着摩托出去找，太阳灼烧着他的头顶，他跑遍了全城，最后找到的就只有睁着眼睛，仿佛望见极乐的陈里的尸体。

张日山盘腿坐在电脑前捣鼓程序的样子和记忆中弟弟趴在主桌前认真补作业的样子重合在一起。

发生过一遍的事情，我不会让它再来第二次！

陈皮一踩刹车，摩托车响起尖锐的悲鸣，在废弃车库门口停住了。他裹紧了身上的外套，朝黑洞洞的车库里走去。

车库里阴暗潮湿，只有几只手电筒勉强穿透雾气，把白惨惨的灯光打到陈皮脚尖前。他抬起头，看到那家皮包公司的法人坐在一辆废车的车盖上，手里握着一柄匕首，有节奏地敲打着铁皮。

陈皮斜睨了法人一眼，有些不耐烦的说，“陆建勋，怎么又是你？就没别的人愿意擦屁股了？”

“诶，你这可就说错了，”陆建勋轻描淡写地笑笑，“大家都是各司其职，守好本分罢了。”

“各司其职，守好本分？”陈皮冷哼了一声，“我看你是想在长沙掀起滔天巨浪吧？二月红，霍三娘，哪一件事不是你在搞鬼？”

“非也非也，这你可就高抬我了，我不过是一个走在台面上的人，真正写剧本的，还另有其人！”

“哼，我看你就是个替死鬼！你知道你抓走的小鬼是谁吗？！”

“这我当然知道，是张警督的小侄子嘛！”陆建勋咧嘴一笑，“我可是对他恭恭敬敬的！”

齐珩坐在警车后座，不停地碎碎念。

“都怪我没有拦住小侄子。”

“就不该让小侄子呆在陈皮那里！”

“我的天要是小侄子真出什么事怎么办啊……”

“不会的不会的，小侄子那么机灵，没被抓住也说不定，说不定他已经往……”

“齐珩，你给我闭嘴！”张启山恼火地按着太阳穴，转过头刚想呵斥没一刻消停的齐珩，却发现他眼圈通红，脸色苍白，不停的出冷汗，禁不住放软了声音，“齐珩，你没事吧？”

“张启山，你怎么可以这么冷静？！”齐珩冰冷的手攥紧了张启山，“他可是你的亲侄子！我好怕以后再也见不到小侄子了！”

张启山被齐珩冰冷的指尖刺得一惊，压抑在心底密密麻麻的恐惧一瞬间攀爬上来，令他心悸，他垂下眼睑，露出了难得的犹豫和迷茫的神情。

“齐珩，我也很怕，”张启山轻轻揽过齐珩的肩膀，将他塞在自己怀里，“但是我不能怕。日山一定没事的，你放心。”

陆建勋拍拍手，手下一名壮汉把张日山从阴影里推到了灯下。

陈皮不禁往前靠近了两步，细细端详张日山。他被牛皮筋绑住了手脚，嘴里塞了麻布，除了脸和衣服上沾了些灰尘，并没有缺胳膊少腿，眼神也很清醒，甚至很冷静地看着陆建勋。

看来陆建勋是确实碍着张日山的身份，没对他下狠手。他把张日山拉到自己身边，亲昵地拍了拍他的背，“张家小侄子确实有张警督的风范，被我当街按住，居然连句求饶也没喊，在这里待到现在一份怯色也不露，我都要被他看得怕起来了。”

陈皮听到陆建勋刻意岔开话题，把手伸进了口袋里掏了掏铁弹子，不动声色地给了陆建勋一个警告，“这次清单泄漏问题在我，你何必跟个后生过不去？”

“哎呀，四爷这话就不对了，”陆建勋摇了摇手指，“这信号发射地虽然就在你家，可凭你的脑子，两个小时可解不开那密码。”

陈皮咬牙，暗道陆建勋卑鄙，在u盘上装发射器就算了，居然还装计时器。

“要知道，这清单呢，关系的不只是一家两家，而是我手底下流通交易过的所有客人，你说我怎么能让它被一个警察的侄子看到呢？”

“他只是随手点开，肯定没有看全内容，你大不了就给他喝二月红那种药，让他一辈子说不了话就是了——”

陈皮听出了陆建勋言语中的杀意，连珠炮似的替张日山解释起来。

“非也非也，”陆建旭一笑，“要知道，只有死人才永远不会说话。”

陈皮瞠目，右手探向口袋，想要摸出铁弹子打下陆建勋滑向张日山咽喉的匕首，然而电光火石之间，早一步得到陆建勋暗示的手下先陈皮一步扣动了扳机，击穿了他的右手手掌，踩着车盖翻身而起，落到陈皮身后，拿枪顶住了他的后脑勺。

“陈皮，关心则乱呐。”

陆建勋叹了一声，手上握着的匕首在张日山的咽喉上又快又狠地划了一道，张日山白嫩嫩的脖子上立马现出了一道细细的血痕。感觉到疼痛的他张口想对陈皮说句什么，刚张开嘴巴一口腥甜的血就喷了出来，脖子上的细痕瞬间崩裂成了巨大的血口，从动脉里涌出来的血直直喷射向两米之外的陈皮的脸上，溅进了他的眼睛里。

又热又烫。

警车里，张启山握住齐珩的手突然紧了一下，齐珩转头，“怎么了？”

“没事，”张启山平复着自己突然乱了节拍的心跳，“开快点。”

（三）

陈皮疯了。

他看着张日山年轻的躯体像一根被折断的芦苇是的朝后仰去，又被陆建勋托住了后背，脖子切口以上的部分随着惯性撕裂，又渗出了一小股鲜血。张日山的眼睛就那么睁着，没有畏缩，没有恐惧，冷静得好像是一把尖刀插在陈皮的双眼上，汩汩鲜血染红了他的眼眶。

“陆建勋，我操你妈！”

陈皮向前暴起，徒手抓住了陆建勋手下的日本忍者的武士刀，向左一推，借刀捅中了企图后方偷袭的一名壮汉的肩膀。他的双手仿佛失去了痛感，握着刀刃维持着身体的平衡，喘了口粗气飞起一脚踹中了那个日本人的心窝。

那人喷出一口心头血，恰好从陈皮的头顶灌下来，黑红的血濡湿了他的头发，脸上挂着一道道血迹。

他握住武士刀的左手沿着刀刃滑向刀柄，反手握住转了个方向，走了个大圈，划开了围扑上来的小弟的喉咙，鲜血沿路喷薄，空气里扬起了薄薄的血雾，他翻着眼，手腕一甩，武士刀挟着夹在指缝中的铁弹子，带着十分的力道朝陆建勋飞去。

突然凌空飞出一柄短刀，打中了不夺人命不休的武士刀的刀背，将它推离了原来的方向，钉在了陆建勋手侧到车盖上，霎时间又跳出了两个身材威猛的大汉，目不斜视地挡在了陆建勋面前，血肉之躯生生接住了破空而来的铁弹子。

陈皮咬着牙从牙齿缝里挤出了个名字，“田中凉子！”

那突然出现的日本女人也不多言，抽出腰间的勃朗宁，瞄准了陈皮没有丝毫犹豫地开了枪，陈皮一个侧身，闪到了一辆废车背后，子弹和铁皮碰撞摩擦到火药味在他的周身炸开来。他提着一口气，一个鹞子翻身跳出了掩体，又蹬了一脚车顶借了力，在空中身形变换，躲过了田中的头几枚子弹，一心只想取陆建勋的脑袋偿命。

嘭。

陈皮只觉得膝盖一痛，分神低头就发现自己膝盖上爆开了一朵小血花，丹田的一口气没有稳住，从半空中跌落下来，摔在车顶上；他滚过破碎的车玻璃，不屈不挠地丢出最后一颗铁弹子直取陆建勋心口，却因为力竭，只是穿透了陆建勋的肩膀，令他痛呼一声乱了阵脚，急忙吆喝田中善后，自己连滚带爬奔向停在不远处的桑塔纳。

陈皮眼见着他要跑，不甘心地从自己胸口摸出了最后一柄小匕首，还未扔出去就被田中击中了右手关节。

他瘫倒在车盖上，肾上腺素爆发后的肌肉酸痛感和关节碎裂的剧痛让他的脑袋昏昏沉沉，他喘着粗气，觉得鼻腔里都是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咽咽口水，喉咙里是压不下去的腥甜气息。

陈皮吃力地瞟了一眼躺在地上悄无声息的张日山，他身上穿的白色衬衫被血浸了个透，显出年轻人单薄的身材来，同自己弟弟安安静静躺在一堆堆的袋装毒品之中的样子重合起来。他晃了晃脑袋，试图驱散大脑因失血过多而产生的幻觉，听着田中凉子的脚步声一步步逼近。

坚硬的、冰冷的枪口抵上来陈皮的胸口，他急促地呼吸着，觉得耳膜涨的厉害，嗡嗡的响，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如响雷一般，在耳朵里隆隆地响。

砰。砰。砰。

田中凉子扣动保险的吧嗒声炸响在陈皮的脑海里，他拼尽全力双手支撑车盖往上一滑，让田中凉子的子弹留在了自己的肺里。

田中凉子只觉得自己心口一凉，低头一看，一柄小巧精致的匕首恰好插进了她的心脏，陈皮破损的手再也握不住刀柄，手一松落在自己的小腹上。

陈皮推开压在自己身上的田中凉子的尸体，脚步虚浮一瘸一拐地朝张日山走过去，留在肺里的子弹磨着他娇弱的肺泡，使他觉得呼吸都是一件难以承受的事。他跪倒在张日山的尸体旁边，张嘴想要说些什么，一口血就喷到了张日山干干净净的脸上。

他慌忙用袖子擦拭着张日山脸上的血污，却只是越弄越糟糕。

“对不起……对不起……”陈皮低声咕哝着，唇边的鲜血一滴一滴砸在张日山的眼睛里，在他已经扩散了的瞳孔上蒙了一层血幕，“我把你弄脏了……对不起……”

他闭上眼，清清亮亮的泪水在他肮脏的脸上擦开一道干净的痕迹，但很快有被血红色覆盖过去。

“喂，你是齐哥哥的朋友吗？”

“陈皮大哥，我叫张日山，是我叔叔的侄子。”

“陈皮，你家往哪走？”

“你这儿借我住两天呗？”

“哥，我出去走走，待会儿就回来。”

陈皮猛地睁大了双眼，眦目欲裂。

日山……小里……

他有些迷惘地看着丢在张日山身边的枪，将它拾起来，握在自己手上。

他想着陈里蹲在玄关穿鞋的样子，那天也是这样的午后，他走在街上，昏黄的日光渐渐将他的身影吞没，他又低头看向张日山血淋淋的尸体，泛滥的鲜血像是缠人的小鬼，要把这个年轻的生命拉到地狱里去。

孽障啊。

陈皮看了看手上的枪，突然觉得一阵轻松。

他张开嘴，把枪口含进嘴里，带着无比的愉悦和解脱扣下了板机。

砰。

“不要！！”

沉默的车库里好像刚刚下了一场血雨，血液顺着地面的坡度缓缓流动，空气里是沉重的血的味道。被陈皮割开了喉咙的保镖们暂时还没有断气，吭哧吭哧地喘着气，血沫不停地从喉咙口喷出来，嘴里发出“格格”的声音。

张启山看着这番场景，心底一凉，抓着齐珩的手加快了脚步。

七拐八拐绕过了最后一辆车，陈皮跪地吞枪的样子撞到他的眼球上，他来不及细想，下意识大喝一声。

“不要！！”

已经迟了。

陈皮带着莫名安详的表情，硬挺的脊梁骨松软下来，倒在另一具尸体身上。

“张……小侄子……陈……”

齐珩颤抖着声音说不出完整的句子，跌跌撞撞踩着地上的血水朝两人尸体跑去，双膝一软扑通一声跪趴在了地上。

他睁大眼睛想要确认眼前一切到底是真是假，他颤巍巍抬起手，放到陈皮没有一丝起伏的背上，怔怔地看着陈皮的脑浆缓缓往外流。小侄子的眼睛还睁着，瞳孔却已经散了，脸上满是血污，平时习惯咧开来笑的嘴此时大张着，像是有什么未开口的话。

齐珩的脑子都要炸了，胃里不停翻滚，却吐不出东西来。

他双眼干涩，连哭都哭不出来。

张启山一把扯开已经魔怔了的齐珩，看清了地上的景象，仿佛巨锤砸在了自己的后脑，震碎了自己引以为傲的冷静自持。他近乎癫狂地把陈皮推到一边，搂住张日山早已冰冷的尸体，一只手按住了他早已不出血的伤口，低声安慰着，“不流血了……不流血了，我们去医院，去医院……”

回过神来的齐珩爬到两人的尸体旁，抓住了给张日山包扎伤口，不停做心肺复苏的张启山的手。

“张警督……小侄子他已经……你别这样……”

“你闭嘴！”张启山红着眼推开了齐珩，“日山他去了医院就会好的……日山他会好的……日山……”

说着说着，大滴大滴温热的眼泪从张启山的眼眶里掉了出来，落在张日山冷冰冰的脸上，他伸手揩去张日山脸上的血污，指尖冰冷的触感让现实砸在他眼前。他越想冷静接受，越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他跪倒在地上，呜咽声越来越响。

傍晚金黄温暖的阳光从高处的窗户上投射进来，盖在浑身发抖的张启山身上，模糊了他的轮廓。齐珩双手撑着地面，指缝间全是黏糊糊的血液，他抬眼看向自己身边的张启山，竟觉得两人之间横亘万里，遥不可及。

上次有评论说，张侄子死了三个人都不好过，开玩笑！我会让三个人都不好过吗？我就让两个人不好过了！你看我人多好！

关于陈皮为什么自杀：他觉得自己身上搭了两条无辜的年轻生命，而且都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才发生不幸的，他受不了，觉得死了反而是对内心愧疚的解脱。就自杀了：）

Episode 4

小侄子过世之后，张启山就很少回家，夜以继日地呆在警局里，就是想抓到凶手的把柄。他整夜整夜不回家，齐珩也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他一闭上眼，就看到小侄子清清亮亮的眼眸，滑过平板屏幕的油腻腻的手指，就看到他消失在夜色里的身影。他在梦里朝着小侄子单薄的背影大喊大叫，小侄子却不回头，背着书包迈开腿，朝着远处的一星点灯火跑过去，背上的包晃晃荡荡，看得他心头一悸。有时候，小侄子听了他的话，回过头来，却是一副张启山的面孔，他就这么不言不语地盯着齐珩，一直看到他的心窝里去，任由黑暗吞没他的身体。

齐珩大叫着张启山的名字，可是他眼睛也不眨，弯了弯嘴角，冲着自己颔首点头，转身而去。

齐珩惊醒，一身黏腻的冷汗，伸手抓过床边的手机，想给张启山打个电话，犹豫良久又放了下去。

这个时候他就爬起来，窝在客厅沙发上，一部一部地看着黑白老电影。胶片一张张翻过去，他看得两眼干涩，却没有睡意。

就这么一天一天的挨。

突然有天晚上，齐珩蹲在影碟机前换碟片的时候，张启山开门进了来，看到他弯腰捣鼓光盘的样子愣了一下。

“你怎么还不睡？”

“我睡不着，”齐珩的声音里带着长时间失眠的沙哑，他转过头看向张启山，“一起看部电影？”

张启山点点头，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齐珩把光盘放进影碟机里，推了进去，寂静的房间里只有光盘旋转的嗡嗡声。齐珩起身给自己倒了杯水，坐在了张启山边上。张启山侧过脸，怔怔看着齐珩青黑的眼圈，黑白光影打在他的脸上，看起来特别没有生气。

“日山从小就是被我带大的。”

张启山突然开了口，齐珩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仍盯着电视屏幕，眼睑却放低了，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

“日山是我爷爷私生女的儿子，从小就不招人待见。我也不喜欢他，觉得他是我们家很多余的一个人。但是在我十七岁生日那天晚上，我家进了贼，被我妈看到了，我妈还来不及报警，就被他们砍死了。

“杀一个是罪，杀两个也是罪，他们一不做二不休，趁着夜深，把我家所有人都在梦里结果了。我是被日山推醒的，他说，有坏人，你快跑。我起身一看，他背后一长道刀伤。我把他抱到酒窖，塞进一个橡木桶里，跟他说，你等我叫你你再出来，然后就一个人拿着钢管出去了。

“我那时候才刚上警校，散打不行，一出门就给人敲晕了，我醒过来一摸后脑，满手的血，整个人都是晕乎的。我突然想到日山，跑到酒窖里把他挖出来。他那时候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橡木桶的底都给他的血浸透了，我抱着他，打了120。我那个时候想，他再多余，也是我们家剩下的唯一一个孩子了。

“我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没能护住他。”

张启山说完，长舒一口气，放软了身体，靠在沙发柔软的靠垫上，捂住了眼睛。

“张启山，”齐珩突然开口，嗓音干涩，“我最近看了这么多电影，突然在想，人生呢，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我们过得这么难，说不定在人家眼里，不过一场苦情戏罢了。”

说完，他搂住了张启山的脖子，将自己潮湿的脸埋在他的肩侧，“生前人，身后事，把这场戏唱完吧。”

“裘德考先生，我一开始接这项业务的时候，你可没跟我说事情会闹得这么大！”陆建勋捏紧手里的高脚杯，质问面前金发碧眼的外国佬。

“非也非也，”裘德考翻过一页账本，头也不抬地回答陆建勋，“这是陆先生你自己处理不当，怎么怪到我头上来了？”

“是你叫我让二月红送货，让我扳倒霍锦惜的，你——”

“我是这样说过，”裘德考轻蔑地看着眼前这个火烧屁股气急败坏的男人，“可我没让你把张启山和齐珩卷进来，你自己的手下松懈，竟然怪罪你的委托人？！”

陆建勋讪讪住了口，又踱了两步，开口问道，“那现下我们该怎么对付他们？”

“很简单，”裘德考狠戾地回答，“陆先生你自己也说，只有死人才永远不会说话。”

“你的意思是……？”

“三天后他们回到疗养院探访二月红的妻子，记得干得利落些！”

裘德考把疗养院的平面图丢到陆建勋的怀里。

三天后。

坐在警车上的齐珩浑身不舒服，东张西望没个安生。

张启山没好气地对他说，“屁股上长钉子啦？坐都坐不牢？”

“不是，”齐珩皱了皱眉，“我不喜欢坐警车。不过我说张警督，你确定把风声放出去了？”

“我确定。”

“他们确定是在疗养院动手？不会在车上就把我们炸了吧？”

“你闭嘴！”张启山不耐烦地按住齐珩的肩膀，“万事俱备，只等瓮中捉鳖了！”

他看向车窗外隐藏在层峦叠嶂之中的疗养院，心里暗暗思忖，这件事该有个了结了！

警车停在了疗养院门口，齐珩和张启山下了车，发现二月红和霍锦惜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了。

二月红看到张启山，迎了上去，压低声音询问他，“都安排好了？”

“对，”张启山装作四处看风景的样子，不经意偏过头凑到二月红耳边，“你的人呢？”

“都好了。”

张启山满意地点点头，拉过齐珩搂在怀里，“你还记得平面图吧？”

“记得记得，”齐珩不耐烦地翻了个白眼，“我都搞这种事多少年了，能忘了才奇怪呢！”

张启山无奈地笑笑，拍了拍他的肩，还是不放心地叮嘱，“你一定要小心！”

“嗯，张大警督，我真的知道啦！”

话音刚落，一阵破空声传来，一枚长长的银针以一个刁钻的角度飞向张启山的后颈，他一歪头，拿着手里的文件夹一挡，卡住了银针。他轻声笑了笑，附在齐珩耳畔说，“你可以走了。”

话音刚落，就看到齐珩一矮身猫进了草丛，抄近路摸向陆建勋所在的地方。

擒贼先擒王，拿到了他安排这三起案子的文书，就不愁告不死他！

张启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朝银针飞来的方向掷去，只听一声闷响，草丛倒了一片。他们三人交换了一下眼神，分头朝三个方向奔了出去，清理着躲在暗处的杀手。二月红带来的人手逐渐形成了包围网，把陆建勋带来的一些小喽啰扣得死死的，楼下的局势基本已经在掌控之中了。

出师大捷，张启山松了口气，还是担心楼上偷文书的齐珩，于是也按照脑海中平面图的记忆，找到了陆建勋的所在处。张启山透过窗户往里头一看，发现原本被齐珩迷昏的陆建勋竟然清醒过来，手持短刀想趁齐珩不备插进他的后心。张启山顿时心中一惊，端起手里的枪击穿了玻璃，打中了陆建勋的手。

齐珩一听枪响，浑身一个激灵，一回头就发现破门而入的张启山那枪指着陆建勋，逼得他靠在墙上。

“姓陆的，如今人证物证俱在，我看你还能逃到哪里去！”

陆建勋闻言，居然也没有露出不甘的神色，冷笑一声。

“杀一个不赔，生意至少没有亏本。”

说着就按下了手中的遥控器，张启山暗叫不好，以为他是要跟自己和齐珩同归于尽，刚想开口叫齐珩跳窗逃生，就听到远处传来剧烈的爆炸声和玻璃落地的声音。

二月红撕心裂肺的喊声响彻云霄。

“丫头！！！”

听到二月红喊声的张启山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过来，心中恨意更盛，腾腾上前两步，将枪顶在了陆建勋脑门上，“你跟我下去！”

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回天的陆建勋顺从地双手抱住后脑勺，打头阵从楼梯上走了下来，看到被自己手下死死拉住，却还是不停挣动企图冲向爆炸的住院楼的二月红，嗤笑出声。

“没想到再见二爷，竟是这般狼狈的样子。”

几乎陷入癫狂的二月红猛地转过头，瞳孔紧缩，扭曲着脸看向一脸无所谓的陆建勋，双拳紧握，咬肌鼓起，却苦于自己手下人的拉扯，不能置陆建勋于死地。

突然，紧紧扣着他手臂的霍锦惜松开了手，踩着高跟鞋面无表情地走到陆建勋跟前，掏出怀中的格洛克17抵在陆建勋胸口，没有丝毫犹豫地扣下了板机。

“你该死。”

陆建勋笑着笑着，只觉得心口一痛，低下头来自己胸口已经开了个洞，鲜血随着心肌的收缩一阵一阵往外流，迅速晕染了他的外套。他双膝一软，跪倒在地，脊柱也支撑不住自己的体重，向前扑倒。

霍锦惜往后倒退两步，冷淡地看着陆建勋翻倒在自己鞋尖。

“霍小姐，你怎么——”

“他杀了我丫头姐，杀人理应偿命。”霍锦惜压抑着声音中的哀痛，努力做出一副平静的样子，然而哭泣的冲动使得她喉咙胀痛，忍不住皱起眉头。

她转过身，朝崩溃的二月红走去，在他面前站定，把枪放回了自己怀里。看到这个对丫头爱得最深，也害得她最惨的男人，她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哭腔，红着眼眶对二月红说：“我帮你，也帮自己杀了他。从此你我不相欠，别让我再见到你。”

说完，她转身快步离开，却还是掩饰不住她颤抖的肩膀。

“二爷，”张启山看着火光冲天人声嘈杂的住院楼，上前拍了拍晃神的二月红的肩，“节哀顺变。”

陆建勋一案告一段落，张启山却仍是没日没夜地泡在警局里，一份份的资料和线索纸条钉满了一整面墙，他坐在高脚凳上，踩着凳脚，苦恼地搓着额头。

“你在想陆建勋背后到底是谁，对吧？”齐珩手里提着牛肉羹和饺子，把两只碗夹在两条手臂间，一脚踹开了张启山办公室的门，“吃点饺子吧，你都一整天没吃过东西了。”

“是，”张启山接过齐珩的碗，托在手掌心，好让他把牛肉羹和饺子放进碗里，“丫头、陈皮，还有……日山，他们不能死得不明不白。”

齐珩点点头：“好啊，我跟你一起查。”

张启山抬眼看着齐珩，这个年轻人自己好像永远也看不透。你说他懦弱怕死，偏偏有时候有胆子只身入虎穴；你说他天性重利淡漠，却对身边的每个人都牵肠挂肚；你说他混迹江湖红尘迤逦，有时候又干净通透得吓人。在一起呆得久了，任谁都不能不对这个八面玲珑的青年心生喜爱，只是，张启山摸了摸自己手上持枪的老茧，又看了看齐珩跳脱欢喜的眉眼，是自己不适合他。

他淡淡喝了一口牛肉羹汤，对齐珩说：“等我们一起弄完这个案子，我就放你走。”

齐珩一开始还愣了一下，等明白了张启山什么意思，脸上便绽开了个花一般的笑容：“我不用帮你们做苦力了？”

张启山点点头。

“真的啊？张警督你良心发现诶！”齐珩撞了一下张启山的肩膀，乐呵呵地说，“不过我以后还会常常来找你玩的，处了这么久，我觉得你还怪有意思的！”

张启山听了这话一下子预约了起来，笑着应允，嘴上却说：“你要是重获自由，估计没几天就把我忘了。”

“嘿嘿，不会的啦，张警督你这么英俊潇洒一表人才，让我一辈子都印象深刻啊！”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张启山咽下了最后一口牛肉羹，把碗放到一边，拿起自己整理出来的资料，“这是我这两天整理出来的东西，你看看。”

齐珩接过资料，翻阅起来，半晌他抬头很认真地看向张启山：“你怀疑这家外企公司？”

他手指指着人物档案第一页的金发碧眼的外国人，Hendry公司的法人代表和现任董事长——裘德考。

“对，”张启山点了点头，“我很早就在想陆建勋哪里来这么多的资金得以运作一个集贩毒、暗杀、走私弹药于一体的皮包公司，但如果是有人在背后支持他的话，就说得通了。”

“不会吧？支持这种皮包公司又没有好处，这个裘德考又不是傻瓜，怎么会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不对，”张启山肯定地说，“我最开始看到二爷代送的化学药品的时候，我就怀疑过，怎么可能会有人同时制造这么大量的毒品，不仅危险度很高，而且容易暴露。现在我觉得，这些毒品可能不是陆建勋的，甚至可能不属于同一个人。”

“你的意思是，陆建勋的皮包公司干的是类似快递的活，只负责中途运转？”

“是。还有霍三娘的案子，陆建勋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善后的角色，更像是雇佣兵而不是职业杀手。况且你看，裘德考的公司从来没有被政府有关部门查访过，作为一家外企制药公司，这可能吗？”

“等等等等，你是说，他不仅涉赌涉黑，他还涉嫌贿赂官员？！”齐珩咕嘟咽了口口水，“张警督，你这话不能凭空乱说啊，要出人命的！”

“到底是不是凭空说，我们查查就清楚了。”

张启山露出了一个志在必得的笑。

“Mr. Hendry，那个姓张的又截下了我们的货物，还拿着海关的查私令，说什么都要把这批货物带回警局！”

“我们不是已经疏通过了吗？”

裘德考将公道杯里的茶倒到自己面前的茶杯里，从容不迫地问道。

“是的，”对方绷紧了身子，战战兢兢地回答，“可是张启山不知怎么，好像通过他海关办事处的朋友拿了个临时的查私令……”

“好像？”裘德考抬头，不屑地看着自己的下属，“你们中国人办事都是这么模棱两可吗？”

“不是…… Mr. Hendry……”

对方慌张地想要辩解，却被裘德考一挥手打断了：“你们中国有句古话，斩草除根，否则就是春风吹又生。既然他想闹，我就让他闹个痛快！”

“张警督，”齐珩按住了张启山朝电话机伸过去的手，很严肃地问他，“你真的要通知上级吗？”

“当然，”张启山把这两天查获的账本纪录递到齐珩面前，“这件事牵扯的不仅是黑道，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政府官员，这种事我们自己处理不了。”

“可是张警督，要是你的上级也和裘德考利益相通呢？”

“所以我还要打给检察院，我在北京有个姓尹的检察官朋友，背景很硬，人也正直，不会出事的。”

“张启山！”齐珩头一次直呼他的名字，眼神里满是惊慌和乞求，“你就不能不把事情往外捅吗？长沙城的事我们自己了，不需要——”

张启山抓住了齐珩冰冷的手，强迫他看向自己的眼睛，“齐珩，没事的，我会保你安全。”

齐珩犹疑地看着张启山的脸，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但他没法跟张启山说明自己心里莫名的烦躁和担忧，最终还是一言不发，缓缓点头。

“好。”

张启山安慰似的揉了揉他毛茸茸的脑袋，拉开自己旁边的椅子，示意他坐下来。齐珩撑着手臂靠在张启山肩上，听着张启山打官腔跟上级周旋解释，望着对面的天台出神。天色渐渐暗下去了，粉红色的晚霞从对面大楼的背后投射上来，勾勒出一块四平八稳的长方形。

齐珩揉了揉眼睛，突然觉得有些奇怪。

对面的楼顶，什么时候装了天文望远镜？

正想着，一道刺眼的反光打在了齐珩的眼镜上，直直反射到对面去，齐珩一惊，偏头看向专注地打着电话的张启山，发现他的太阳穴上亮着一个红点。齐珩的心脏沉重地撞击着胸腔，猛地将张启山往地上一推，顺势倒在他身上。

子弹穿过玻璃的清脆声音在耳边炸响，齐珩觉得肩头一阵闷痛，歪过头一看，自己的肩上被穿了一个洞，鲜血在疼痛袭向他的脑袋之前就已经喷涌出来。他倒抽一口冷气，剧痛在他眼前织起了密密麻麻的黑幕，网住了他的视线，一股剧烈的眩晕感冲击着他的中枢神经，刺激着他的胃，使他凭空生出一股呕吐感。

他紧紧攥住张启山的衣领，抽着气在他耳边低声道：“快走。”

太迟了。

提着汤普森M1的打手踹开了办公室的大门，朝着整齐排列的办公桌一阵扫射，大片大片的塑料碎屑混合着纸片散落在张启山和齐珩的身上。张启山扶着痛到腿软的齐珩，从隔间里微微探出头，看到对方已经用完了子弹，将冲锋枪丢到一边，正在给勃朗宁上膛。张启山深吸一口气，从猫着腰走出了隔间，从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爆了两个打手的头，吸引了对方的火力。

震耳欲聋的枪声在耳边劈劈啪啪地响，张启山偶尔才能从对方密集的火力中抽出手反击，仗着自己百步穿杨的枪法，偷袭了不少打手。

他抽空瞥了一眼缩在隔间里，因为枪声而蜷成一团瑟瑟发抖的齐珩，眼看着对方就要走到离隔间最近的走廊，他拼尽全力大吼了一声：“齐珩！快走！”

耳边熟悉又陌生的枪声让齐珩想起了溅在自己脸上的鲜血和脑浆，他颤巍巍地用手抹着自己的脸，自顾自的呢喃：“脏……好脏……”

混乱之中张启山的吼声不啻于一声惊雷在他脑子里震响，他迷茫地抬起头，看着张启山血迹斑斑的脸，求生欲望一下子冲上来，瞳孔猛地一缩，回过神来，曲着四肢就想往外爬。

张启山松了一口气，抬手打死了一名正欲朝齐珩开枪的打手，对还有点混乱的齐珩喊道：“到车库里去！”

说罢扔掉了没有子弹的手枪，抽出了匕首，屈膝暴起，跪在一个打手的肩上，双腿夹住他的脑袋，腰间用力一扭，拧断了他的喉咙，随即踩着他的后背往后一跃，割断了企图背后偷袭的另一个打手的喉咙。

齐珩捂着肩膀跌跌撞撞往电梯间跑，一边惊慌地回头查看追兵，一边不停地按着向下的按钮，他靠在墙上，绝望而疯狂地看着紧闭的电梯门。

叮。

电梯门打开了，一只粗壮的手率先伸了出来，掐住了齐珩的脖子把他往电梯里扯。齐珩握紧了对方的手腕试图挣脱，却难敌他的巨力，干咳着身不由己地被拖向电梯。

电光火石之间，一柄匕首从天而降，斩断里那大汉的手腕，齐珩随着惯性倒退了两步，被身后犹如神兵的张启山接住。张启山往前一滑，狠踹了那断手的大汉一脚，挤进了电梯，随手拍上了关门的按钮，一刀捅进那大汉的喉咙。

张启山头也不回的对大喊：“到楼下去！”自己却被另一个身形稍微矮小的人用枪顶住了脑门。齐珩朝电梯扑过去，却只能扒在紧闭的门上，闷闷的枪声在楼梯间里响起。

齐珩的心猛地一颤，恐慌感油然而生，他冲向楼梯间，沿着盘旋的楼梯一圈圈往下跑。年久失修的楼梯间里满是灰尘，呛得齐珩不停咳嗽，眼眶里蓄满了泪水，空旷的楼梯间里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不停回响，咣当，咣当，咣当，像是一只捏住他心脏的手。

张启山，你他妈千万别给我出事！

不停旋转的楼梯让齐珩作呕，他双腿瘫软，呼吸困难，却仍咬牙往下跑。

最后，他撑着膝盖站在地下车库的电梯出口处大口喘气，努力睁大泪湿的双眼盯着缓缓打开的电梯门。

张启山靠在电梯里的宣传牌上，脚边躺着两个人的尸体。

齐珩欣喜地冲上去搂住张启山的肩膀，却听见他吃痛的抽气声。齐珩连忙推开他，发现他的胸腔上开了两个大洞，鲜血不停地往外涌。

张启山低低地说：“躲过了脑门，没躲过这两颗。”

齐珩惊慌地脱下自己的外套给张启山裹上伤口，抖着手掏出手机，“我帮你打120，你会没事的！”

“不用了，”张启山抬起手搭在齐珩的手上，有气无力地说，“我最后跟你说件事。”

“什么最后说件事你瞎说什么啊！”齐珩浑身发抖搂住张启山愈发冰冷的身体，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

“你别说话，我他妈现在吸口气浑身都疼，”张启山很认真地盯着齐珩，“我上次跟你说，这件事处理完了，我就放你走。”

“我不要走啊张启山，你别开玩笑！不跟着你我跟着谁啊！”

“齐珩，”张启山把嘴里的血吐在一旁，“我最后问你一件事。”

“你有没有想过跟我一直在一起？”

“有啊！张启山，有啊！”齐珩崩溃地大喊，“你不要死，我跟你一直在一起啊！你不要死啊……”

吧嗒。

身后传来的动静让齐珩一个激灵，他回头一看，那个双腿残废的大汉用一只手撑着身子，完整的手伸向了两人。

“齐珩……枪……”

齐珩盯着自己手边的枪，又看看不断逼近的大汉，哆嗦着手指捡起了地上的枪，指尖血迹混杂着汗水，使他连保险都拉不开。

“我打死你个贱人！”

“我没有……求求你我没有！”

“你他妈敢打我？我一枪毙了！”

“妈——！”

“妈你不要死……不要死！”

“齐珩。”

张启山的声音把齐珩从混乱的回忆中拉扯出来，齐珩眼神恍惚看着浑身是血的张启山。

“齐珩……没事的……”张启山拼尽全力将手贴在齐珩冷汗涔涔的后背，气若游丝地安抚着他，“拉开保险栓，扣下扳机，什么都不要想。看着我，什么都不要想。”

张启山因为失血过多而过分苍白的面孔像是一针镇静剂，使得齐珩的呼吸渐渐平稳下来，他打着寒战朝大汉举起了枪，颤动着扣下了扳机。

砰。

大汉瘫软着身子倒了下去，齐珩连忙丢开枪爬回了张启山身边。

“你别怕，我马上送你去医院……你不会死的！”

“齐珩，”张启山握住了齐珩的手，露出他此生以来最灿烂的笑容，“你说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逢场作戏，忘了我吧。”

“不要啊张启山你这个混蛋！你别给我死！张启山！张启山……”

齐珩坐在张启山以前的办公室里，眺望对面的大楼，静静出神。

一个年轻的警员推门进来，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开了口。

“齐咨询师？”

“嗯，我在。”